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杜佑年譜

鄭鶴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杜

佑

年

譜

鄭鶴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二二六〇二)

中國史學叢書 杜佑年譜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9 9 0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著 者 鄭 鶴 聲

主 編 者 何 炳 松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

杜佑年譜小序

余前撰司馬遷氏及班固兩氏年譜，以司馬氏爲中國之希羅多德，而以修昔的底斯擬班氏，蓋以前者爲史學之祖，而後者亦足以承其業也。茲撰杜佑年譜，環顧西洋史學家中，其地位學問與夫史著之價值，惟希臘史家波里比阿 Polybius 最爲相似。

波氏既居萬事之中樞，即蓄志著述當代之史，其書卷首即問曰：「羅馬區區一城市耳，而能於五十三年之間征服天下，其方法何如？豈可漠然不察乎？」氏悉心研究撰述成史，以餉後世之不漠然不察者，此實爲科學上之創作，而永保不朽者也。氏既具此宗旨，故其作史皆具實用主義，察往事以爲異日應事之資。以爲歷史爲物，不僅考古而已，實亦爲過去之政事。并云熟知史事，非特爲一種學問，實爲處事接物之南鍼。惟史事能爲政治家之千秋金鑒。評斷環境之關係，人羣之意旨，非借資往事不可。西洋史學史希臘史杜氏於開府淮南之時，即從事於通典之纂輯，其書卷首亦曰：

「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序又謂：「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施有政，用乂邦家。」上通典表史稱氏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舊唐書本傳蓋兩氏本政治家，故專重政治。且以歷史之爲用，在於借往事以應付現在，實亦兩氏著史之原旨也。

綜二氏之地位學問與夫著述之價值，其相同之點，略如上述。其在史學界之貢獻，可謂卓然有以自立矣。然馬班希修諸家固爲史學界中之泰斗，知其人，讀其書者衆矣。而杜波兩氏，於史學界則未嘗有盛名。若前舉諸家者，徒因文辭之不足動人，知己者少耳。實則如兩氏者，固古今史家中之巨擘，其著述亦殊合於史學之原則。何也？兩氏生平熟習世故，明察人事，尊重實事，深信史學天職，在求實用，歷史必須能教訓後世，必須有用，而不以文學之描寫爲娛樂讀者爲鵠的，是則有勝於前舉諸家者爲不少矣。世有識者，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波里比阿本爲希臘貴族，年未長，卽負國家之重命，兼大使及行政長官二職，力主與羅馬講和，既不讓其侵略，亦不與以進攻之藉口，杜佑亦爲有唐世家，幼登仕籍，位至將相，佑自濟南參軍事官至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太保致仕河西党項潛導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而佑力撫綏。其政治地位與意見，

若合符節，至其爲學，則不擅長文辭，用力雖勤，而所述史事，終不能娓娓動聽，雖有異於其上舉諸史家，而兩氏學行，則固無二致，蓋俱以政治家而兼史學家者焉。

二十一年一月自識於首都

杜佑年譜

杜氏之先，出自陶唐，以國爲氏，與劉唐諸姓，同源異流。漢書高祖本紀贊：「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漢書卷一一下注「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氏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卽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漢書卷一一下注通志氏族略：杜氏亦曰唐杜氏，祁姓，帝堯之後。建國於劉，爲陶唐氏裔孫。劉累以能擾龍事孔甲，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杜唐氏。成王滅唐而封叔虞，乃遷唐氏於杜，是爲杜伯。今永興長安縣南十里有下杜，猶有杜伯冢在。至宣王滅其國，以爲大夫杜伯無罪。子孫分適諸侯，居杜城者爲杜氏，在魯有杜洩，避季平子之難，奔於楚，生大夫綽。又後魏有獨孤渾氏，改爲杜氏，實虜姓之杜也。」通志卷二十六是則杜氏之族，自晉入秦，由秦奔楚，或在於魯，

後且有冒姓者矣。

唐書宰相世系表：「杜氏出自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孫於杜城，京兆杜陵縣是也。杜伯入爲宣王大夫，無罪被殺，子孫分適諸侯之國，居杜城者爲杜氏，在魯有杜洩，避季平子之難，奔於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赫。赫爲秦大將軍，食采於南陽衍邑，世稱爲杜衍。赫少子秉，上黨太守，生南陽太守札，札生周御史大夫，以豪族徙茂陵。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延年字幼公，御史大夫。建平敬侯六子，緩，繼，他，紹，緒，熊。熊字少卿，荊州刺史。生後漢諫議大夫穰。字子饒，二子，敦，篤。敦字仲信，西河太守。生邦，名召伯，中散大夫。三子，賓，宏，繁。賓字叔達，舉有道不就。二子，翕，崇。崇字伯括，司空掾。生畿，畿爲伯侯，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三子，恕，理，寬。恕字伯務，弘農太守，幽州刺史。生預，字元凱，晉荊州刺史，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四子，錫，躋，耽，尹。錫字世嘏，爲尙書左丞。曾孫愨，二子，楚，秀。秀二子，果，皎。皎生徽，徽字曄，隋懷州長史，豐鄉侯。生吒，淹。京兆杜氏，漢建平侯延年二十世孫文瑤，與義興同房。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二子，緄，弼。緄字弘固，奉朝請。生襲，字祖嗣，上洛太守。襲生標，標字文湛，中書侍郎，池陽侯。

生冲，字方進，中書侍郎襲池陽侯。生洪泰，字道廓，南徐州刺史。襲池陽侯。二子，祖悅，顯。洹水杜氏，出自戴侯恕，少子寬，字務叔，孝廉郎中。曾孫曼，仕石趙從事中郎，河東太守。初居鄴，葬父洹水，後亦徙居洹水。五世孫君賜，君賜生景宣，明。景生子裕。濮陽杜氏，出自赫子威，世居濮陽。裔孫模，後魏濮陽太守，因家焉。模中生亮。唐書卷七十二案姓觶，杜，徒古切。姓譜云，劉累之後徙杜者，爲杜氏。千家姓云，京兆族。左傳魯有杜洩，楚有杜敖；呂氏春秋周有杜赫；漢書有杜周，杜國，杜護，杜延年，杜欽，杜鄴，杜威，杜詩，杜林，杜茂，杜保，杜崇，杜習，杜喬，杜密；三國志魏有杜夔，杜濩；晉書有杜預，杜蕤；北史有杜正藏；隋書有杜正玄，杜正倫；唐書有杜如晦，杜淹，杜希全，杜黃裳，杜審言，杜景佺，杜悰，杜牧，杜暹，杜甫；宋史有杜鎬，杜衍。又夷姓後魏獨孤渾氏改姓杜。姓觶卷五茲列杜氏各房世系表如次：

附表一 杜氏各房世系表

陶唐氏〔祁姓〕……劉累〔御龍氏〕……豕韋氏〔商〕……唐杜氏〔周〕……杜伯〔杜陵祖〕……洩〔魯〕……綽〔楚〕……段——赫秦大將軍

杜佑年譜

〔漢陽祖〕

威
模
漢陽太守

秉
上黨太守
札
南陽太守

周
御史大夫

延壽

延考

〔京兆祖〕
延年

綏

繼

他

紹

緒

熊
荊州刺史

穰
大諫大夫

篤

敦
西河太守

邦
中散大夫

賓
有道

宏

繁

〔涇水祖〕

恕
幽州刺史

預
當陽侯

錫
尚書左丞

躋

耽

〔襄陽祖〕
尹
弘農太守

崇
司空

畿
樂戴侯

理

寬

翕

杜氏在唐得宰相十一人。爲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暹是也。新書考異，相武后。其間屬於杜陵者五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屬於京兆者一人，裳，屬於襄陽者二人，佑屬於

洹水者一人，正倫屬於濮陽者二人，鴻漸，暹

附表二 杜氏各房派系表



諸派之中，杜陵最盛，有唐之世，與韋氏並稱。長安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辛氏三言其

闕閱之隆也。唐書杜正倫傳：「正倫，涇水人，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唐書卷一百六其事雖涉附會，然可見其時諸杜派別之嚴，絲毫不紊，而城南杜氏，尤爲諸杜所仰慕焉。楊炯杜袁州墓誌銘：「高辛之撫教萬人，堯舜之平章百姓，傳稱聖人之後，易曰積善之家，在夏爲御龍，在周爲唐杜，三王以降，百代可知。車服出於南陽，衣冠集於京兆。」英文苑論者謂：「隋唐都京兆，杜氏韋氏，皆以衣冠名位顯，故當時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二家各名其鄉，謂之杜曲韋曲。自漢至唐，未嘗不爲大族。」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十四蓋實錄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杜氏家譜一卷，唐太子賓客杜信撰。」直齋書錄解題卷八馬端臨通考亦著錄其書。通考卷二百七案唐書宰相世系表，杜信有二：其一爲太子賓客，卽撰杜氏家譜者。其一，字立言，刑部員外郎，杭州刺史。皆出襄陽杜氏，與杜佑同屬一派。其關於襄陽杜派之記錄，必較詳備，惜不可考耳。杜牧爲佑孫，與杜甫同以文學著名，皆襄陽派也。嬾真子杜牧傳：「牧仕官不合意，而從兄悰位將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

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憚、德、悰、恂、愔。從郁二子，牧、顯。羣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身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審言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杜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圖書集成姓氏是則襄陽杜氏，不獨仕宦顯著，其兼文史之長才者，亦不乏其人矣。唐書宰相世系表無審言及甫名。惟佑自謂出於杜陵系，乃漢建平侯之後，與黃裳爲同族。其郊居記云：「遠祖西延平侯，家於杜陵，綿歷千祀。」全唐文卷四蓋由久住杜陵，遂自以爲杜陵系裔孫，而不知希望尙封襄陽公也。古今姓氏書辯證：「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幼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二子，懃、弼。弼字君佐，魏治書侍御史。懃字宏固，奉朝請。一子，襲字祖似，（案唐世系表作嗣。）上洛太守。二子，標、沖。（案唐世系表標作標，以沖爲標子，與此異。）標字文湛，中書侍郎，池陽侯。沖字方進，襲池陽侯。生洪泰，字道廓，南徐州刺史，襲池陽侯。三子，祖、悅、顯。祖字紹先，員外散騎常侍。悅字望之，上柱國吏部尙書。顯字思顏，後周侍中，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安平公，贈太尉。六子，景懋字公瑾，常州刺史。景仲字世則，

鄆州刺史，當陽侯。勝字景驥，濟州刺史。景峻，湖州刺史。景恭字慶之，後周驃騎大將軍慶成公。（案唐世系表作康城公，此疑誤。）景秀字彥之，後周渭州刺史，思寧公。二子，懿，遜。懿，隋殿內監，甘棠公。生乾播，乾祐，乾祚，依藝。依藝，監察御史，鞏令。生審言，膳部員外郎，修文館學士。生閑，奉天令。閑，生甫，字子美，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劍南四川節度參謀。二子，宗武，嗣業。（案元楨，杜甫墓誌及唐書本傳甫一子，宗武，宗武子嗣業，此誤。）遜，柏人令。生淹，本縣中正。三子，行簡，行則，行敏。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襄公。二子，崇憲，崇慤。（案唐世系表作樂懿，疑卽其字。）崇慤，左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二子，希奭，越州別駕。希望，河西隴右節度。八子，信，太子賓客。位，考功郎中，湖州刺史。侶，詹事司直，金城丞。任，河南府兵曹參軍。儒，武進簿。佑字君卿，相德順，憲三宗。供，洪州長史。佑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工部郎中，司農少卿。二子，德之，宗之。宗之，字有宗，信州刺史。生羔，（案唐世系表羔生宗之，與此不合。）潤州延陵令，避亂徙居黃巖。式方，字考元，桂管觀察使。五子，憚，富平尉。懋興，平尉。悰，字永裕，相武宗懿宗，贈太師，豳國公。恂，失其官。悒，泗州刺史。悰，生裔，休，述，休，儒，休。從郁，生牧，顓。顓，字勝之，生無逸。

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十四

此襄陽杜氏統系之大較也。茲就唐書宰相世系表節錄襄陽

杜氏世系如次：

附表三 襄陽杜氏世系簡表

					乾
					祐
					續
					耶 <small>知客</small>
					令 <small>知讓</small>
					堂 <small>明</small>
				惠 <small>高陵</small>	慮
				尹 <small>事</small> 濟 <small>物字</small>	隋 <small>果州</small>
				京 <small>兆</small> 給 <small>應</small>	刺史
楊	寧	緝	陟	匡	

								遜	
								令柏仁	
								淹	乾
								中本縣	祚
								正	
								襄公	
								長史南陽	
								州	
								行敏	
								益	
								崇憲	刺史
								州益	知謙
								司倉參軍	州邢
								崇懿	
								京尹	
								丞右司	
								外郎麗	
								正	
								殿學士	
								牛	
								希奭	
								千右	
								希望	
								西河	
								隴右節度	
								使太僕卿	
								襄陽縣男	
								位	
								考功	
								刺史	
								信	
								賓客	
								子	
								液	
								尚	
								司詹事	
								直	
								金城丞	

				進主簿	儒字巨
			宗德順憲三	佑字君相	任河南 曹參軍
			少卿	師損 郎中司農部工	參
				州司馬	詮字詮復
			昌	承昭 子字	
光滌光遠	書監二子	字選舉祕	參軍功	南府生曹	稱字誠

亂徙黃巖
令延陵
避

宗之
州夏
司法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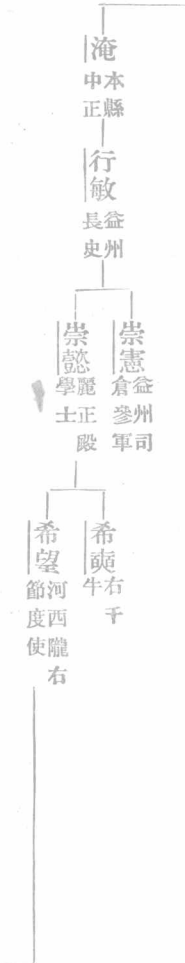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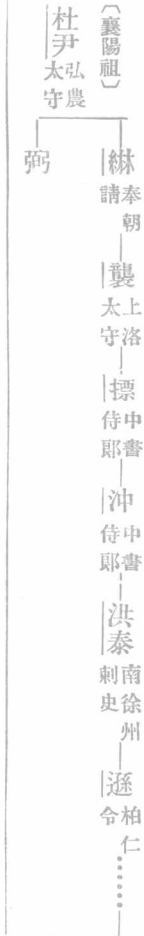
光滌光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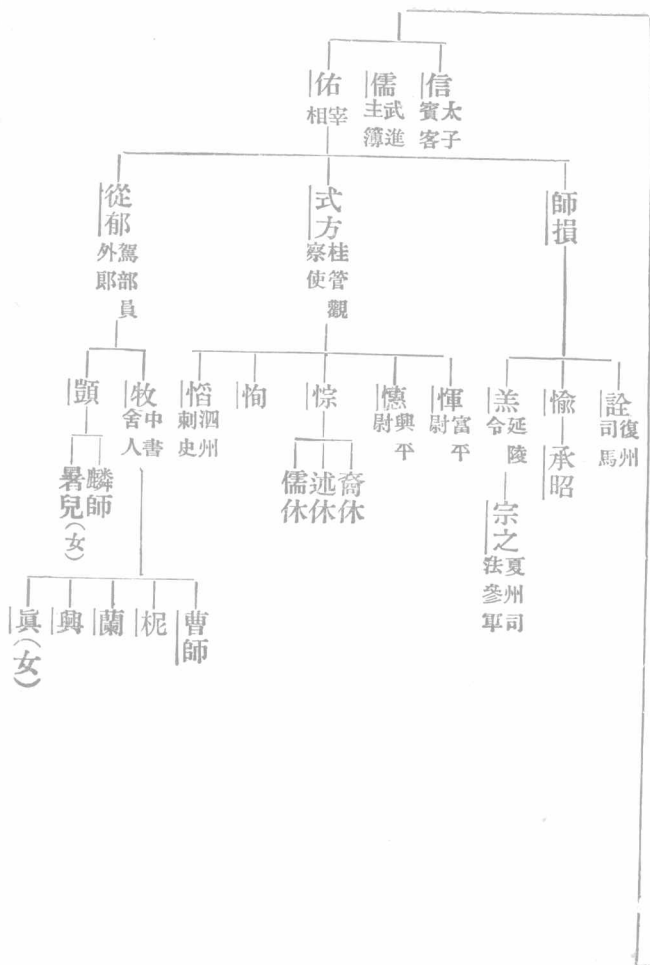
杜佑年譜

員外郎 從郁 部駕							式方 元桂 管觀 察使 考字
書舍人 牧 之字 中牧	惛 刺州 史州	恂			武宗 驚宗 裕宗 永相	惛 尉與 平	惛 尉富 平
之 承澤 俊字			之 孺休 休字	述休	之 裔休 黻字		

據上表觀之，杜佑一家人物，殆占十數，自曾祖行敏，父希望，以逮子式方師損，孫惊、牧，曾孫述休、儒休等，並列正史。舊唐書杜佑傳：「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祖慤，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望，歷鴻臚卿，匭州刺史，西河太守，贈右僕射。」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一家學淵源，亦可知矣。唐書本傳，述其父希望，子式方，從郁、孫惊、牧，事蹟，舊唐書本傳，亦兼敘式方、惊、儒休、慤、顛等。信乎家學之隆，舉世莫儔者矣。

附表四 杜佑家世系統表





(一)父希望 唐書杜佑傳「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

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濬表署靈州別駕，

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

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

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遣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

衆爭壇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

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驢。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

奏希望不職，下遷恆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昇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

下所引如崔顯等，舊唐書陸據傳：「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顯，京兆王皆名重當

時。」唐書卷一案希望以河西隴右節度使太僕卿封襄陽男。卒，追贈左僕射。舊唐書杜佑劉夢得

代杜司徒謝追贈：「伏奉制書，褒贈臣亡父先臣某官某尚書左僕射者，時逢霈澤，禮極徽章，中臣

家受國恩，至臣累葉，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猥居高位。紫書忽降於重霄，密印榮

加於厚夜，霜露增感，蒸嘗有輝。非臣殞越，所能上報。」劉夢得文集卷十七希望之追贈，蓋在佑入相時，當元和元年也。

(二)長子師損

舊唐書杜佑傳：「三子，師損嗣位，司農少卿。」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一案師損嘗以工

部郎中授祕書省著作郎，與其弟式方，同任事於朝。劉夢得代佑謝男師損等官：「伏觀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祕書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裴遵狀報。伏承聖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付師損等者。」謝中臣謬分重奇，獲守外藩，受恩既深，無績可紀。男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闕義方，早沐睿慈，已階官次，每懷塵忝，常誠滿盈。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況著作乃論撰之地，唯才史是居，太常實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微臣父子，獨爲幸人，非據踰涯，自中徂外，虛受丘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進退彷徨，不知所據。」劉夢得文集卷十六師損授官，佑時任淮南節度，當在貞元末矣。

(三)次子式方

唐書杜佑傳：「子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

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旣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惊，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

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殊，皆名諫列，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爲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顓，俱登進士第。」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五)師損子詮

杜牧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公諱詮，字謹夫。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

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於漢上別業。岐公外殿內輔，凡十四年，富貴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昏起居，同室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恥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恥，我勞力，等衣食耳，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去，終不復仕。銘曰：公侯之家，所業惟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多恥，以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墳丘，慶斯孫子。」樊川文集卷九

(六)式方子悰

唐書杜佑傳：「悰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

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壻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

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惟惲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唐會要

主：元和九年八月，岐陽公主出降杜惲，發左右神策兵三百赴光範門，翼道至其宅，京兆尹裴武充禮會使。太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

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尙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惲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

馬都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惲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笭，著於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

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惲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惲曰：吾不奉詔，而

輒與罪也。監軍怒，表於帝，帝以惲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惲爲相矣。踰年，詔拜檢校尙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劍南東

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菱蒲

實皆盡。惲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泐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

留守，復節度劍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

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

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惲，它宰

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授怛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怛，怛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怛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奏匡謀討蠻兵，敗奔於怛，怛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怛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怛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禿角犀。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杜佑傳：「怛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召見於麟德殿，尋尚岐陽公主，加銀青光祿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憲宗長女，郭妃之所生。自頃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於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臣於卿士家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擇，皆辭疾不應，唯怛願焉。累遷至司農卿。太和六年，轉京兆尹，七年，檢校刑部尚書，出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丁內艱。八年，復起，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部尚書。開成初，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屬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問左右，戶部

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爲國戚者，半爲此也。杜悰未謝，拘此服紀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詔曰：「服制輕重，必由典禮，如聞往者駙馬爲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遠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杖周，永爲通制。」三年，改戶部尙書兼判吏部度支事。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左僕射。大初中，出鎮西川，降先沒吐蕃 維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 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於石紐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繼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遂據其城，因號曰無憂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鎮西川，維州 吐蕃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俄復入相，加司空，繼加司徒，歷鎮重藩，至是加太傅，邠國公。悰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七) 悰弟悰 唐書杜佑傳：「悰弟悰，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悰，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悰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悰

之聞難，完濟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愾，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愾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愾之謀也。明日，伏甲兵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傅城戰，愾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愾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讜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愾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饋以給。懿宗遣使加愾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愾約降。愾怒殺之，勛復遺之書，愾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愾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愾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辛讜傳：「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愾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愾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擊小艇趨泗口，貫城柵入見愾。愾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

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於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旣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惛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卽賚惛書幣犒其使。」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姓名謂惛曰：「志之得嗣爲幸，惛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惛遷鄭滑節度，讜亦從之爲賓佐。惛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爲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八) 從郁子牧 唐書杜佑傳：「從郁子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病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

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辭長從略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

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

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

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快快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

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

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杜佑傳：「牧字牧之，既

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

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爲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

弟顓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

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

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

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

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牧從兄悰盛於時，牧居下位，心嘗不樂，將及知名，得病，自爲墓志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得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丞郎。一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九) 牧弟顓

舊唐書杜佑傳：

「從郁子牧、顓，俱登進士第。顓後病目而卒。」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

書杜佑傳：「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省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君諱顓，字勝之，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大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下，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蒼闕下，獻

書表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餽爲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祕書正字，甌使判官，宰相李德裕出爲鎮海軍節使，辟君試協律郎，爲巡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奇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己。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爲淮南節度使，復請爲試評事兼監察觀察支使。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申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女曰暑兒，始五歲。銘曰：古之達人，以身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竟，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卽泯爲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旣歸而竟矣，其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

〔十〕惊子裔休 唐書杜佑傳：「惊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裔休弟孺休 唐書杜佑傳：「裔休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鏐，

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燦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燦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燦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燦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據上觀之，佑之家世，自曾祖敏行，祖愨，父希望時，已頗隆盛，至佑而大顯。自佑而外，見列傳於正史者殆十人，其間若希望及愨以武勇著，牧顛以文學著，惊以事功著，而詮之廉節，尙不與焉。佑兼事功文史之長，道德亦足以副之。人文之興，當世莫比。唐書稱佑爲淳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戎務可也。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亦稱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自佑而下，歷玄宗〔開元天寶〕肅宗〔至德上元寶應〕

代宗〔廣德永泰大曆〕德宗〔建中興元貞元〕順宗〔永貞〕憲宗〔元和〕穆宗〔長慶〕

敬宗〔寶曆〕文宗〔太和開成〕武宗〔會昌〕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僖宗〔乾符廣

明中和光啓文德〕昭宗〔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十四朝，前後二百年，四元七一
三至九〇

六冠纓相望，累葉箕裘。佑相德、順、憲三宗，六 驚相武、懿二宗，固不獨盛極一時已也。王鳴盛謂約計佑

歷事六朝〔玄肅代德順憲〕仕宦五十年，出入將相，屢遇戎寇紛紜，為權臣所引而不為所累，為

奸臣所忌而不為所害，以功名始終，貴極富溢，而壽躋大耋，未嘗以纖毫挫辱。幼則生長閥閱之門，

老則目睹昆弟諸子，並登顯位。且著述擅名，傳至今千餘年，部帙如新，哀然為冊府之弁冕。孫牧又

才稱能，世其家學，如佑誠可云全福，自古文人，罕見其比。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諒哉。茲網羅其生平事蹟，為杜

佑年譜。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西元七一三五 一歲

佑生萬年 錢大昕疑年錄：「杜君卿七十八 佑生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卒元和七年壬辰。」

疑年錄 卷一 案佑生卒年見兩唐書本傳，生平歷玄、肅、代、德、順、憲五朝，上距劉知幾之卒，已十有四年。四

庫總目：「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以蔭補濟南參軍事，歷宦至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太

保致仕，謚安簡，事蹟具唐書本傳。

四庫總目卷八十一

欽定全唐文：

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貞元三年，累拜

尚書左丞，轉刑部尚書。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封岐國公。七

年薨，年七十八，贈太傅，謚安簡。

全唐文卷四十七

此佑之生平事略也。萬年爲京兆首縣，與長安爲唐

首都區域所在地。舊唐書地理志：「萬年，隋大興縣，武德元年，改爲萬年。乾封元年，分置明堂縣，治

永樂坊。長安三年，廢，復併萬年。天寶七載，改爲咸寧，乾元復舊也。」

舊唐書卷三十八

佑族雖望屬襄陽，而

實居杜陵，蓋自其父祖時已然矣。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西元七二六二歲

父希望爲和親判官

唐書杜佑傳：

「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

唐書

卷一百六十六 唐書玄宗本紀：

「開元二十四年正月丙午，北庭都護蓋嘉運及突騎施，戰敗之。八月甲寅，

突騎施請和。」

唐書卷五

則其和親當在是年。舊唐書突厥傳：「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衆

皆畏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嘗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

之。東北與突厥爲隣，西南與諸胡相接。」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

交河公主之出嫁，蓋以請和而羈縻之也。景

龍中，金城公主出降，中宗謂侍中紀處納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卽江夏王送之，卿識蕃情，又有安邊之略，可爲朕充此使。是則護嫁之使，必擇熟於邊情者，希望在邊多年，故得選充此使。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西元七三七三歲

父希望爲隴右節度使與崔希逸等共討吐蕃。唐書杜佑傳：「希望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

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唐書

卷一百六十六案希望以熟於邊事，故自代州移督鄯州，其被召則爲送交河公主，或以吐蕃事變故。舊唐

書地理志：「代州中都督府，隋爲雁門郡。武德元年，置代州總管，管代、蔚三州，代州領雁門，繁時，

崞、五臺四縣。天寶元年，改爲雁門郡，依舊爲都督。」舊唐書卷三十九舊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十四年，正

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形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寮。其年吐蕃西擊

勃律，遣使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時散騎常侍崔希

逸爲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爲界，置守捉使。希逸謂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

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曰：常侍忠厚，必是誠言，但恐朝廷未

必皆相信任，萬一有人交構，掩吾不備，後悔無益也。希逸固請之，遂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俄而希逸僉人孫誨入朝奏事，誨等欲自邀其功，因奏言吐蕃無備，若發兵掩之，必剋捷。上使內給事趙惠琮與孫誨馳往觀察事宜。惠琮等至涼州，遂矯詔令希逸掩襲之，希逸不得已而從之，大破吐蕃於青海之上，殺獲甚衆。乞力徐輕身遁，逸、惠琮、孫誨皆加厚賞。吐蕃自是復絕朝貢。希逸以失信快快，在軍不得志。俄遷爲河南尹。詔以岐州刺史蕭昊爲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昊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四元七三八 四歲

父希望擊吐蕃破新城。唐書杜佑傳：「希望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虜悉衆爭壇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六年三月癸巳，吐蕃寇河西，崔希逸敗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克其新城。」唐書卷五舊唐

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六年三月癸未，京兆地震，吐蕃寇河西，左散騎常侍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攻拔新羅城，制以其城爲威戎軍。」舊唐書卷九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顧失信，悒悒悵悵，召拜河南尹，旣而與惠琮俱見犬祟，疑而死。誨亦及它誅，蕭晔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唐書卷二舊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爲威戎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軍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舊唐書卷一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西元七五歲

(一)父希望爲鴻臚卿。唐書杜佑傳：「振旅而還，擢鴻臚卿。」唐書卷一是希望之爲鴻臚

卿，當在破吐蕃而後，或在前年，至遲亦爲今歲也。鴻臚卿，屬外交官。唐書百官志：「鴻臚寺卿一人，從三品，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爲簿朝見，辨其等位。諸蕃封命，則受冊而往。」

命毋暇。余欽咸廩業孫季良韋述參議，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爲制。蕭嵩知院，加劉鄭蘭蕭晟，盧若

虛。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二十六年書成。唐書卷五十八四庫總目職官：「唐六

典三十卷，唐元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勅注。其書以之師三公三省九寺五監十二衛列其職司，

官佐敘其品秩，以擬周禮。范祖禹唐鑑論其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尙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

尙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蓋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無寺監，自秦迄陳，有寺監而無六官，獨

此書兼之，故官多重複。今考是書，如林甫注中，以諸州祥瑞預立條格，以待奏報之類，誠爲可嗤，然

一代典章，釐然具備。祖禹之所論，或以元豐官制全祖是書，有所激而云然歟。四庫總目卷七十九王盛鳴

曰：「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職官門官制總序，歷說上古至唐制，而終之云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

次，著爲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定焉。據此則

通典全以開元二十五年爲定矣。……官制之明備，莫過於九齡之六典，通典本之，舊書亦本之。」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其言良然。蓋以六典爲唐代最完具之職官錄，記述唐代典制最備，通典受其裨益者

命毋暇余欽咸廩業孫季良韋述參譔，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爲制。蕭嵩知院，加劉鄭蘭蕭晟，盧若虛。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二十六年書成。唐書卷五十八四庫總目職官：「唐六典三十卷，唐元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勅注。其書以之師三公三省九寺五監十二衛列其職司，官佐敘其品秩，以擬周禮。范祖禹唐鑑論其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尙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尙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蓋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無寺監，自秦迄陳，有寺監而無六官，獨此書兼之，故官多重複。今考是書，如林甫注中，以諸州祥瑞預立條格，以待奏報之類，誠爲可嗤，然一代典章，釐然具備。祖禹之所論，或以元豐官制全祖是書，有所激而云然歟。」四庫總目卷七十九王盛鳴曰：「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職官門官制總序，歷說上古至唐制，而終之云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定焉。據此則通典全以開元二十五年爲定矣。……官制之明備，莫過於九齡之六典，通典本之，舊書亦本之。」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其言良然。蓋以六典爲唐代最完具之職官錄，記述唐代典制最備，通典受其裨益者，殆不少焉。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四元七六歲

父希望居邊 唐書杜佑傳：「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

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唐書卷一所謂軍事屢興者，

即謂對付吐蕃及突騎施之侵寇是也。是時希望當以河西隴右節度使，兼鴻臚卿行邊，既忤仙童，

被劾去官。其在邊當有數年。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四元七七歲

(一)父希望居邊 見前。

(二)當始誦讀 通典自序：「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典通

一卷又進通典表：「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游藝，才不及人，徒懷自彊，頗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

職劇務繁，竊惜光陰，未嘗輟廢。」全唐文卷四此皆佑自序幼年讀書時代之情形，其始學頗勤敏，

而不拘於俗，專志墳典，不求章句，故能卓爾不羣，自成一家之學。

(三)續行大唐開元禮 唐會要五禮篇目：「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縉為禮儀使，專掌五

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疏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中，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九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唐會要卷三十七唐書藝文志史部：「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岳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岳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輯。蕭嵩總之。」唐書卷五十八四庫總目政書：「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唐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中書令蕭嵩奉勅撰。貞元中詔以其書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則唐時已列之學官矣。新舊唐書禮志皆取材是書，而所存僅十之三四。杜佑撰通典，別載開元禮纂類三十卷，比唐志差詳，而節目亦多未備。其討論古今，斟酌損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者，終不及原書之賅洽。故周必大稱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卽是書而可行，誠

考禮者之圭臬也。而通典纂類中所載五嶽四瀆名號及衣服一門，間有與此書相出入者，蓋傳寫異文，不能畫一。四庫總目卷八十二案通典二百卷，禮占其半數，其間歷代沿革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其開元禮部分，則全取此書，而稍加簡省，題曰開元禮類纂。通典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四十五通典禮序：「開元二十九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謂盛矣。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來，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爲次，今則以嘉賓次吉，軍凶則後賓，庶乎義類相從，始終無躓云爾。」通典卷四十一是則開元禮一書，實通典取材之大本營也。

天寶元年壬午西元七四二八歲

(一) 父希望居邊 見前

(二) 當在誦讀 見前

(三) 舉文辭秀逸科 唐會要制科舉：「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唐會要卷

七十六

天寶二年癸未西元七四三 九歲

(一) 父希望居邊 見前

(二) 當在誦讀 見前

天寶三載改年為載 甲申西元七四四 十歲

(一) 父希望居邊 見前

(二) 當在誦讀 見前

天寶四載乙酉西元七四五 十一歲

(一) 父希望居邊 見前

(二) 當在誦讀 見前

天寶五載丙戌西元七四六 十二歲

(一) 父希望遷恆州刺史 唐書杜佑傳：「仙童行邊，奏希望不職，下遷恆州刺史，徙西河。」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案仙童之行，當為黜陟事有關，故得奏其不職。希望自開元二十八年居邊，至是已七歲，

始行下遷。開元天寶間，玄宗曾兩遣使人考績。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九年十月戊戌，分遣大理卿崔翹等八人往諸道黜陟官吏。」又「天寶五載三月丙子，遣吏部尚書席豫，左丞崔翹，御史中丞王鉷等七人，分行天下，黜陟官吏。」俱舊唐書卷九希望之被黜，當在斯時，若在開元末，不得云居邊數歲也。恆州即蔚州。舊唐書地理志：「蔚州，隋雁門郡之靈邱縣，寄治欣州，秀容之北恆州城。在京師東北一千八百一十里。」舊唐書卷三十九希望自遷恆州刺史後，再徙西河，不知卒於何年矣。

(二)當在誦讀 見前

天寶六載丁亥西元七四七 十三歲

(一)當在誦讀 見前

(二)舉風雅古調科 唐會要制科舉：「天寶六載，風雅古調科薛璩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天寶七載戊子西元七四八 十四歲

當在誦讀 見前

天寶八載己丑西元七四九 十五歲

當在誦讀 見前

天寶九載庚寅四元七五〇 十六歲

當在誦讀 見前

天寶十載辛卯四元七五一 十七歲

當在誦讀 見前

天寶十一載壬辰四元七五二 十八歲

(一)當已入仕 唐書本傳「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佑

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剡縣丞。」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杜佑進通典表云「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唐全

文卷四百七十七 所謂門資，蔭之謂也。佑自謂幼登官序，則其入仕蓋甚早，人生二十曰弱冠，不得謂之幼，

謂之幼者，當在其前也。據舊唐書職官志：「兵曹參軍一人，上府從八品下，中府正九品上，下府從

九品下。」又：「諸州上縣中縣丞一人，從八品下，中下縣正九品上，下縣正九品下。」舊唐書卷四十四 唐

書百官志：「兵曹參軍事掌防人名帳戎器管鑰馬驢土木謫罰之事。」又：「縣令掌導風化，察冤

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爲之貳。」唐書卷四十九

(二)右相楊國忠監修國史 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乙卯，尙書左僕射兼

右相國晉國公李林甫薨於行在所，庚申，御史大夫兼蜀郡長史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尙書。」唐書

書卷九唐書外戚傳：「林甫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尙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唐書卷二百六

天寶十二載癸巳西元七五三十九歲

當已入仕 見前

天寶十三載甲午西元七五四二十歲

(一)當已入仕 見前

(二)舉辭藻宏麗科 唐會要制科舉「天寶十三載，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天寶十四載乙未西元七五五二十一歲

當已入仕 見前

肅宗至德元年丙申元七五六一二十二歲

(一)當入韋元甫幕。唐書本傳：「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

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

幕府。」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本傳：「時潤州刺史韋元甫，嘗受恩於希望，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

子待之。他日，元甫視事，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奇之，

乃奏爲司法參軍。」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舊唐書韋元甫傳：「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

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

覆，涉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西淮南等團練觀察使，

舊唐書卷一百十五元甫任潤州蘇州等刺史，浙西淮南等團練觀察使，而佑皆爲從事，其年當有若干年之

久。元甫爲淮南節度使在大曆初，則其所歷刺史團練使，皆在大曆以前可知。元甫以刺史任團練

使，在職頗久。舊唐書職官志：「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

兼之，不賜旌節。上元後，改防禦使爲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置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

天寶後置，未見品秩。舊唐書卷四十五是則天寶以後，地方不靖，故防禦之使，漸行推置，團練之名，始於

上元，則元甫之爲團練等使，亦當在上元以後。元甫在潤州時，佑爲司法參軍事，正七品下。唐書百

官志：「法曹參軍事，掌鞠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唐書卷四十九佑蓋精於法理者也。

(二)劉秩撰政典 唐書劉子玄傳：「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

員外郎。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閩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

十篇。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舊唐書劉子元傳：「秩給事中，尙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舊唐書卷一百二

唐書本傳：「先是，劉秩摭百家俸，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

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號通典，奏之。」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是則通典之作，實以劉秩政典爲藍本，佑不

過加以損益而已。其大體當無甚出入。惜其書不可考耳。原文可考見者，僅論封建一事云：「我皇

帝恩侔前古，永傳後裔，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味之說，從羣臣之小議，挫爲國之大經。設

爵無上，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化，遂令刑辟未弭，國用不殷，權柄擅於后氏，社稷絕而復存，揆

久安之由，在於取順而難爲逆，絕欲奪之原，在於單弱而無所憚，此卽事之明驗也。百藥不詳秦漢

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淳于賈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已，棄人事，捨天理，滅聖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冢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貳，豈藩屏王室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貴於永久，貴其從化而省刑，故郡建則督責，督責則刑生；國開則明教，明教則從化。從化之行，因於封建，封建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備同，備同而禮殺，禮殺然後可宣教化，宣教化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別，尊卑別則禍亂息，此封建之所以易爲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可以化俗。嗚呼，上無堯舜猶可也，有堯舜之德，欲廣其澤，捨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唐會要四十七引劉秩政典亦可知其論著之一斑矣。鼂公武謂其采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議論得失，郡齋讀書志史部云者，猶彷彿可於此文求之也。秩書不知撰於何時，當爲晚年之作，姑繫於此。

至德二年丁酉西元七五七二十三歲

(一)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二)于休烈論奏史事。唐書于志寧傳：「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

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與也勃焉，

有德之君，不忘規過。」唐會要卷六十四繫此事於至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燬，休烈奏國史開元實

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

許送上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四，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唐書卷一百四舊唐書于休烈傳：「時中原蕩覆，典章

殆盡，無史籍檢尋，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

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御

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令縣府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

其罪，得一部超受官資，得一卷賞絹十四，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

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此當時史籍存佚之大概也。舊唐

書經籍志：「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可見其時文獻之缺散，已蕩然無遺矣。

乾元元年戊戌西元七五八 二十四歲

(一)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二) 李吉甫生 疑年錄「李宏憲五十七吉甫生乾元元年戊戌，卒元和九年甲午。」疑年錄

乾元二年己亥西元七五九 二十五歲

(一)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二) 李揆修國史 唐書肅宗本紀「乾元二年三月乙未，李揆為中書侍郎。」唐書卷六 唐書李

揆傳「乾元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唐書卷一百五十

上元元年庚子西元七六〇 二十六歲

(一)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二) 始以劉晏為鑄錢鹽鐵等使 舊唐書肅宗本紀「乾元三年即上元五月癸丑，以河南

尹劉晏為戶部侍郎，旬當度支，鑄錢鹽鐵等使。」舊唐書卷十

上元二年辛丑西元七六一 二十七歲

(一)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二) 蕭華兼修國史 舊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二月癸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揆貶爲袁州長史，以前河中尹蕭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

舊唐書
卷十

(三) 李翰表上張巡等傳 舊唐書文苑傳：「祿山之亂，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

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閻等傳兩卷上

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 唐書文藝傳：「華子翰擢進士第。天寶末，房瑄韋

陟俱薦爲史官。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繇

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唐書卷二百三 李翰者，卽爲佑撰通典序者也。

寶應元年壬寅西元七六二 二十八歲

(一)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二)元載入相購求遺籍。唐書肅宗本紀：「寶應元年建辰月戊申，蕭華罷戶部侍郎，元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六唐書藝文志：「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

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唐書卷五十七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西元七六三二十九歲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廣德二年甲辰西元七六四三十歲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永泰元年乙巳西元七六五三十一歲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大曆元年丙午西元七六六三十二歲

(一)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二)王鳴盛以是年始撰通典說誤

十七史商榷：「左補闕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淮南元

戎之佐曰，尙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其進表云，自頃續修，年踰三紀云云。考佑自大曆之始，纂斯典，大曆元年，佑年三十二，貞元十七年進書，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紀。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案佑撰通典，實在元甫爲淮南節度使時，元甫以大曆初任職，即大曆三年也。李翰所云大曆之始，當亦指此。大曆十有四年，故云始也。唐會要以佑進書在貞元十九年二月，不在十七年，大曆三年至貞元十九年，亦適爲三紀，王說疑誤。

大曆二年丁未四元七
六七 三十三歲

(一) 當入韋元甫幕 見前

(二) 舉樂道安貧科 唐會要制科舉：「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大曆三年戊申四元七
六八 三十四歲

(一) 韋元甫爲尙書右丞及淮南節度使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曆三年正月甲戌，以工部

侍郎蔣渙爲尙書左丞，江西團練觀察使，蘇州刺史章元甫爲尙書右丞，左丞李涵，右丞賈至，並爲兵部侍郎。六月庚子，淮南節度使檢校尙書左僕射知省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趙國公崔圓卒。閏

月庚申，以尙書右丞韋元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舊唐書卷十一唐書本傳：「大曆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爲尙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尙不擾，事亦粗理。大曆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舊唐書卷一百十五元甫以鴻漸之薦，一歲中歷任大職，至大曆六年卒官。

(二)入元甫幕任主客員外郎。舊唐書本傳：「元甫爲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爲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案佑隨元甫入幕，爲主客員外郎，當與元甫任相始終，元甫至大曆六年卒於位，佑亦當以是年去官也。主客員外郎屬禮部，唐書百官志：「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二王後子孫視正三品，鄴公，歲賜絹三百，米粟亦如之，介公減三之一，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視品給以衣冠袴褶，乘傳者日四驛，乘驛者日六驛，供客食料，以四時輸鴻臚。季終旬會之客。初至及辭設會，第一等視三品，第二等視四品，第三等視五品，蕃望非高者，視散官而減半，參日設食，路由大海者，給祈羊豕皆一。西南蕃使還者，給入海程糧。西北諸蕃，則給度磧程糧。蕃客請宿衛者，奏狀貌年齒，

突厥使置市坊，有貿易錄奏爲質其輕重，大府丞一人涖之。蕃王首領死，子孫襲，初授官，兄弟子降一品，兄弟子代攝者，嫡年十五還以政。使絕域者還上聞見及風俗之宜，供饋贈賈之數。唐書卷四十六

舊唐書職官志：「主客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隋曰司蕃郎，武德改主客郎中，龍朔爲司蕃大夫，咸亨復。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二王之後，鄯公介公，凡四蕃之國，經朝貢之後，自相誅絕，及有罪滅者，蓋三百餘國，今所存者七十餘蕃，其朝貢之儀，享宴之數，高下之等，往來之命，皆載於鴻臚之職焉。」舊唐書卷四十三 佑父希望爲鴻臚寺卿，稔於蕃情，佑受家學，深知其事，故以是職相委耳。

(三) 始撰通典 見前

(四) 韓愈生 疑年錄：「韓退之五十七愈生大曆三年戊申，卒長慶四年甲辰。」疑年錄卷一

大曆四年己酉西元七三十九 三十五歲

(一) 爲主客郎中 見前

(二) 杜鴻漸卒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曆四年十一月乙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杜鴻漸卒。」舊唐書卷十一 唐書杜暹傳：「鴻漸大曆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

不行。又讓山南劍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諡曰文憲。」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大曆五年庚戌西元七〇七三十七歲

(一) 爲主客郎中 見前

(二) 杜甫卒 疑年錄：「杜子美五十九甫生先天元年壬子，卒大曆五年庚戌。舊史本傳，永

泰二年卒，卽大曆元年也。新史稱大曆中，不言何年，今依年譜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曆五年辛亥卒，干支差謬矣。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大曆十四年己酉卒，年五十八，當是傳寫之

誤。」疑年錄卷一 甫隸襄陽派，實佑族人也。

大曆六年辛亥西元七一一三十七歲

(一) 爲主客郎中 見前

(二) 韋元甫卒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曆六年八月乙卯，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卒。庚午，以御

史大夫張延賞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舊唐書卷十一 十七史商榷：「舊韋元甫傳在揚州

三年，大曆六年卒於位，然則元甫之出鎮淮南以大曆四年，案在三年此說誤而佑之主客郎中，亦在六年

以前也。」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案佑與元甫相始終，當以是年始致仕也。

大曆七年壬子四元七三十八歲

(一)歷任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唐書本傳「入爲工部郎中，充

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唐書卷一舊唐書本傳：「入爲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

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舊唐書卷一十七史商榷：「入爲工部郎中，是佑居京職之始。

後又出歷三官，楊炎入相，方徵入朝。新書宰相表炎相係大曆十四年，佑年四十五。」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是

佑歷仕諸官，前後凡八年，其所歷官亦五：(1)工部郎中，屬工部。唐書百官志：「工部郎中一人，掌

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爲尙書侍郎之貳。凡京都營繕，皆下少府將作，共其用役。」唐書卷四十六舊唐書

職官志：「工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爲司平大夫也。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繕緝，工匠

之程式，咸經度之。凡京師東都有營繕，則下少府將作，以供其事。」舊唐書卷四十三(2)青苗使，無品級。

唐書食貨志：「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

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卽征之，號青苗錢。」唐書卷五十二(3)刺史，卽太守，分上中下

三等，舊唐書地理志：「高祖受命之初，改郡爲州，太守並稱刺史。」舊唐書卷三十八又職官志：「上州戶滿

四萬以上刺史一員，從三品；中州戶滿二萬以上刺史一員，正四品上；下州戶不滿二萬刺史一人，正四品下。京

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參覆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桑，敦敷五教。每歲

一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恤鰥寡，閱丁口，務知百姓之疾苦。部內有篤疾才學異能聞於鄉

閭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悌，悖禮亂常不率法令者，紮而繩之；其吏在官公廉正己，清直守節者，必謹

而察之；其貪穢諂諛求名徇私者，亦謹而察之；皆附於考課，以爲褒貶。若善惡殊尤者，隨卽奏聞；若

獄訟疑議，兵甲興造，便宜符瑞尤異，亦以上聞，其常則申於尙書省而已。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精

誠感通，志行聞於鄉閭者，亦具以申奏，表其門閭，其孝悌力田頗有詞學者，率與計偕，其所部有須

改更，得以便宜從事。」舊唐書卷四十四又地理志：「撫州中，隋臨川郡，武德五年，討平林士弘，置撫州，領

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舊唐書卷四十四唐代任

撫州刺史可考者，前後共三十有一人，而杜佑則爲第八人。據雍正江西通志所載，爲周法猛，（武

德五年任）薛希莊，盧元敏，（開元間任）張景倩，王圓，（寶應間任）王縉，（大曆間任）顏真

卿，杜佑，戴叔倫（貞元中任）寶顯，韓壽（永貞間任）穆質（元和間任）袁滋，張宏靖（長慶初任）許鳴謙，張驀，杜師仁（太和時任）穆棲梧（會昌時任）盧諫卿，蔡京，鄭倚（俱大中時任）

江靜，皇甫瑗（咸通間任）鍾離某，李某，崔垚，王危，危全諷，杜孝獎，柳少安，韋彥師是也。江西通志卷四十六

秩官任撫州刺史，爲正四品上官也。（4）御史中丞，爲御史臺職。舊唐書職官志：「御史臺中丞二

員，正四品下，漢御史臺有二丞，掌殿內祕書，謂之中丞。漢末改爲御史長史，後漢復爲中丞。後魏改爲中尉正，北齊復曰中丞。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爲持書御史，

爲從五品，武德因之，貞觀末，避高宗名，改持書御史爲中丞，置二員。掌持邦國刑憲，龍朔改爲司憲大夫。咸亨復爲中丞，本正五品上，後昇爲正四品下。

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爲之貳。」舊唐書卷四十四唐書職官志：「御史臺中丞三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

刑法律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爲之貳。」唐書卷四十八（5）容管經略南海節度使領，在桂管西南

十州。舊唐書地理志：「容州下都督府，隋合浦郡之北流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銅州，領北流，豪石

宕昌，渭龍，南流，陵城，普寧，新安八縣。貞觀元年，改爲容州，以容山爲名。乾元元年，復爲容州都督府，

仍舊置防禦，經略，招討等使。以刺史領之。刺史充經略軍使，管鎮兵一千一百人，衣糧稅本管自給。

至京師五千九百一十里。北流州所治，漢合浦縣地，隋置北流縣。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闊

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皆由北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舊唐書卷四十一佑自二十八至四十五歲，其間歷仕諸職，在京而外，更經行江淮江西廣東等區，其遊歷之處，當不少也。

(二)劉禹錫生 疑年錄：「劉夢得七十二禹錫生大曆七年壬子，卒會昌二年壬戌。」據唐詩

紀事夢得與樂天俱生壬子，劉以會昌二年卒，當爲七十一也。白樂天詩：「何事同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自注：予與蘇州劉郎中同生壬子歲。」疑年錄卷一 禹錫爲佑掌文牘之最著者。

(三)白居易生 疑年錄：「白樂天七十五居易生大曆七年壬子，卒會昌六年丙寅。」舊史大中

元年卒，年七十六。考李商隱撰墓碑，與新史同，則舊史誤也。唐詩紀事亦云七十五歲。紀事生於正月二十日，卒於八月。金石錄云：舊唐書之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而新史之卒於會昌六年，年七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疑年錄卷一

大曆八年癸丑西元七三三三十九歲

(一)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 見前

(二)柳宗元生 疑年錄：「柳子厚四十七歲生大曆八年癸丑，卒元和十四年己亥。」疑年錄卷

一 宗元之被貶，實佑當朝時也。

大曆九年甲寅四元七
七四 四十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 見前

大曆十年乙卯四元七
七五 四十一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 見前

大曆十一年丙辰四元七
七六 四十二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 見前

大曆十二年丁巳四元七
七七 四十三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 見前

大曆十三年戊午四元七
七八 四十四歲

歷仕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 見前

大曆十四年己未西元七九七 四十五歲

徵爲金部郎中等官。唐書本傳：「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舊唐書本傳：「楊炎入

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宰相表中：「大曆十四年八月，道州司馬楊炎

爲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六十二 舊唐書德宗紀上：「大曆十四年八月庚辰，以道州

司馬司正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舊唐書卷七十二 又楊炎傳：「德宗卽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

學器用，上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

翕然望爲賢相。」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案工部郎中，在代宗時已任用，德宗卽位，復爲金部郎中，新書所說是

也。舊書則與工部郎中並舉。金部屬戶部。舊唐書職官志：「戶部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

曰金部，四曰倉部……金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爲司珍大夫，咸亨復。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領其

節制而司其簿領。」舊唐書卷四十 唐書百官志：「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

之數，兩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百官軍鎮蕃客之賜，及給宮人王妃官奴婢衣服。」唐書卷四十六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西元七八〇 四十六歲

(一)爲江淮水陸運使。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元年，三月癸巳，以諫議大夫韓洄爲戶部

侍郎，判度支，時將貶劉晏罷使名，歸尙書省本司，今又命洄判度支令，金部郎中杜佑權句當江淮

水陸運使，一如劉晏韓滉之則，蓋楊炎之排晏也。」舊唐書卷十二又楊炎傳：「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

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

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舊唐書卷一百十八又食

貨志：「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都邑凋耗，聽於羣議，思

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

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

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爲忠州刺史。晏旣罷黜，天下錢穀歸尙書省，旣

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其年三月，以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句當江淮

水陸運使。炎尋殺晏於忠州。自兵興以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廚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者，

拔穀授穗，以供禁軍。泊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舊唐書卷四十九唐書

食貨志：「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淮河渭所宜。故事轉運船繇潤州，江卽鎮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舡，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桑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

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盭、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州，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穎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唐書卷五

三十

(一) 詔令狐峒撰代宗實錄 唐書 令狐德棻傳：「峒，德棻五世孫，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峒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於取棄，不稱良史。……」

……建中初，峒爲禮部侍郎，貶衢州別駕。初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不獻之。」唐書卷一百二

(二)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 制科舉：「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膺及第。文辭清麗科，奚涉，梁肅，劉公亮，鄭轅，沈封，吳通元及第。經學優深

科，孫玳，黎逢白，季隨及第。高蹈邱園科，張紳，衛良儒，蘇哲及第。軍謀越衆科，夏侯審，平知和，鄭儋，凌正，周渭，丁悅及第。孝悌田力聞於鄉閭科，郭黃中，崔浩，李牧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建中二年辛酉西元七一八四十七歲

(一)郭子儀卒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二年五月辛丑，尙父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薨。」

舊唐書卷十二

(二)爲度支郎中和糴使等官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二年十一月乙亥，貶戶部侍郎判

度支韓洄蜀州刺史，以江淮轉運使度支郎中杜佑代判度支戶部事。」舊唐書卷十二舊唐書本傳：「歷

工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興，轉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

部侍郎，判度支。」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唐書本傳：「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和糴使，於是軍興

餽漕，佑得剴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是則佑自建中元年三月至二年十一月間，歷任

諸職，嗣後復爲戶部侍郎及度支郎中兩職。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下，因隋已來改易名位，皆隨

尙書也。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

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度支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改爲司度大夫，咸亨復。掌判天

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途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轉運徵歛送納，皆準

程而節其遲速。凡和糴和市，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

以造。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爲腳直輕重貴賤，平易險溢而爲之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

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者爲準。舊唐書卷四十三唐書百官志：「戶部侍郎

二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度支郎中一人，掌天下租稅物產豐約之宜，水陸

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唐書卷四十六王鳴盛謂軍興治饋，係

朱滔李希烈朱泚等亂，約俱在德宗建中三四年間。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是也。

建中三年壬戌西元七四十八歲

(一) 與韋都賓等論國用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三年四月壬戌，封朱滔爲通義郡王，朱

滔王武俊與田悅合從而叛。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以軍興庸調不給，請借京師富商錢，大率每商

留萬貫，餘並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則國用濟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諸道用兵，月費度支錢一百餘萬

貫，若獲五百萬貫，纔可支給數月。甲子，詔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嚴峻。長安令薛萃，荷校乘車於坊市搜索，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搜括既畢，計其所得，纔八十萬貫。少尹韋禎又取儼櫃質庫法拷索之，纔及二百萬。舊唐書卷十二又盧杞傳：「李希烈請討梁崇義，

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右鄧襄之郡邑。恆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田悅締結，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爲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爲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勅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卽行撈篋，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盜賊，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儼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卽疾驅而歸。計儼質與借商，纔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供饋。唐書卷一百三十四一案此可見當時社會與

國家之經濟現狀矣。

(二) 上省官議

唐書本傳：「建中初，河朔兵擊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敵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尙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尙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尙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尙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司，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尙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尙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

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案疏可見當時政治之冗濫，朝廷諸臣之姑息矣。

(三) 被貶爲蘇州刺史改任饒州 舊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三年五月乙巳，貶戶部侍郎判

度支杜佑爲蘇州刺史，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舊唐書卷十二又本傳：「遷戶部侍郎，判

度支，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改換饒州刺史。」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七 唐書本傳：「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又盧杞傳：「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貶蘇州刺史。」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舊唐書盧杞傳：「戶

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承恩顧，爲杞媒孽，貶饒州刺史。」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案乾隆蘇州府志：蘇州刺史，

自武德至光化，不赴任者四人：李勣，韋涉，杜佑，杜兼是也。其杜佑下注云，建中三年五月，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貶蘇州，未行，改饒州。又德宗建中至貞元間刺蘇州者，前爲韓滉，繼爲韋應物，滉以建中

元年正月由晉州刺史改任，應物以貞元初任事。蘇州府志卷五十一案佑雖初貶蘇州，因前蘇州刺史因母

喪去官，佑母在，例不到任。南部新書：「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刺。時佑母在，

杞以憂闕授之，佑不得換饒州。」南部新書故佑實未嘗至蘇，卽調饒州。蘇本上州，饒爲下州，屬江南

西道，刺史爲正四品下，較蘇州爲劣。舊唐書地理志：「饒州下，隋鄱陽郡。武德四年，平江左，置饒州，

領鄱陽，新平，廣晉，餘干，樂平，長城，玉亭，弋陽，上饒九縣。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六十二里。」舊唐書卷四十

十七史商榷：「盧杞以四年貶，則佑之出爲刺史，在建中四年以前。」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唐代任饒州刺史

可考者，前後共十有五人，而杜佑則爲其第十二人。據雍正江西通志所載，爲薛振（龍朔初任）

寶儼（總章間任）第五琦（天寶間任）張均，裴士淹（大曆間任）李復（建中初任）馬植，李

吉甫（貞元初任）崔確，穆贊，歸敬宗，杜佑，鄭珣，瑜，韋頌，顏標（乾符間任）是也。江西通志卷四十六秩官

（四）關播修國史 舊唐書關播傳：「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歛衽取容而已。」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建中四年癸亥四元七
八三 四十九歲

爲御史大夫。舊唐書本傳：「爲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一案舊紀稱：「前

饒州刺史杜佑爲廣州刺史。」則未爲廣州以前，當另外御史大夫也。唐書百官志：「御史臺大夫

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

隸焉。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

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行幸乘輅車爲導，朝會則率

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唐書卷四十八舊唐書職官志：「御史臺大夫一員，正三品，秦漢

夫副丞相爲三公之官。魏晉之後，多不置大夫，以中丞爲臺主。隋諱中，復大夫，降爲

正四品。武德令改爲從三品。龍朔改爲大司憲。咸亨復爲大夫。光宅分臺爲左右，置左

右大夫，及廢右臺，去左右字，本從三品，會昌二年十二月勅大夫。秦爲正卿，漢爲副

相，漢末改爲大司空，與丞相俱爲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峻

，準六尚書例，昇爲正三品，著之於令。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訊之。凡中外百寮之事，應彈劾者，御

史言於大夫，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則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參擇之。凡國有

大禮，則乘輅車以爲導。」舊唐書卷四十四

與元元年甲子西元七五十四歲

爲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舊唐書德宗本紀：「興元元年三月丙戌，以前饒州刺史杜佑

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舊唐書卷十二唐書本傳：「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疏析廛閭，以息火

災，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本傳：「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

德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

自佑始也。」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嶺南於唐爲道，當中國南陲，爲邊境重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蓋古揚

州之南境，漢南海，鬱林，蒼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白南等郡，分爲州七十有三，都護府一，縣三

百一十四。其名山黃嶺，靈州。其大川桂，鬱。厥賦蕉，紆，落麻。厥貢金，銀，孔翠，犀象，綵，藤，竹布。」唐書卷四十一

舊唐書地理志：「廣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武德五年，討平蕭銑，置廣州總管府。廣州刺史，充嶺右

五府經略，在京師東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舊唐書卷四十一刺史職已見上，節度使職甚隆崇。舊唐書

職官志：「節度使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

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已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

之號。節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皆天寶後

置。」舊唐書卷四十五唐書百官志：「節度使，掌總軍旅，顯誅殺。初授具帑秣兵仗，詣兵部辭見。辭日，賜雙

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輒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於道左。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爲上考，足食爲中考，邊功爲下考。罷秩，則交廳，以節度使印自隨。癸奠以時入朝，未見不入私第。」唐書卷四十八唐代任廣州刺

史可考者，前後五十有四人，而杜佑則爲其第十五人。據道光廣東通志所載爲劉感，高祖時任

唐奉義，貞觀初任楊屏，元宗時任宋鼎，同上賀蘭進明，至德元年任韋利見，至

德八年任

張萬頃，乾元元年任張休，廣德元年任楊慎微，代宗時任徐浩，大曆

元年任

李勉，大曆三年任呂崇貫，大曆七年任路嗣恭，大曆八年任張伯儀，大

曆九年任

杜佑，興元元年任李復，貞元四年任薛珏，貞元六年任王鏐，貞元十

一年任

趙植，貞元十七年任趙昌，元和元年任楊於陵，元和三年任鄭綱，元和

五年任

馬總，元和八年任崔能，元和十五年任鄭權，長慶中任崔植，長慶四年任

胡證，寶曆二年任李憲，太和二年任崔護，太和三年任李諒，太和五年任崔琪，

(太和七年任)王茂元(同上)李從易(太和九年任)盧鈞(開成元年任)李玘(會昌間任)高鞏(同上)韋正貫(大中二年任)韋雷(咸通元年任)鄭愚(咸通九年任)蕭倣(咸通十五年任)鄭從讜(咸通十二年任)韋荷(乾符中任)李迢(乾符四年任)劉崇暉(大順元年任)陳佩(景福二年任)嗣薛王知柔崔允(乾符三年任)徐彥若(光化三年任)劉隱(天祐元年任)是也。廣東通志卷十二

貞元元年乙丑

西元七八五

五十一歲

(一)爲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 見前

(二)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舊會要制科舉「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卬,裴復,柳公綽,歸登,李直方,崔卬,鄭敬,魏宏簡,沈迥,田元祐,徐克及第。

博通典墳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甫及第。識同韜略堪任將相科,許贄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貞元二年丙寅

西元七八六

五十二歲

(一)爲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 見前

(二)詔開元禮舉 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制，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

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試散官，能通者，依正員。」唐書卷四十四唐會要開元禮舉：「貞元二年六月十

一日，勅開元禮國家盛典，列聖增修，今則不列學科，藏在書庫，使効官者昧於郊廟之儀，治家者不

達冠婚之義，移風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後，其諸邑舉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人同一經例，選人

不限，選數許習。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已上者，放及

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處分。」唐會要卷七十六王鳴盛曰：「唐禮莫著於開元，

新選舉志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試散官，能通與正

員。又云，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然則此書立於學官，以爲科目，課試取士，其重如此。李潛

以開元禮及第，見北夢瑣言第九卷。所以藝文志別載開元禮鏡一百卷，京兆義羅十卷，類釋二十卷，百問二卷，皆

所以發揮此書之義，其學盛矣。」十七史商榷卷十二唐人之重開元禮，甚至以爲取士之資，則其時好禮之

風，朝野皆然矣。故佑作通典，言禮者居其半，而另錄開元禮纂要，蓋亦受當時風尚之影響焉。

貞元三年丁卯四元七五十三歲

(一)被徵爲尙書右丞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三年五月丙午，以嶺南節度使杜佑爲尙

書右丞。以容管經略使李復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舊唐書卷十二又本傳：「貞元三年，徵爲尙書左

丞。」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案紀爲右丞，傳作左丞，新書本傳，亦作右丞，則知左丞誤也。唐書百官志：「尙書

省，尙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尙書，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

刑部，六曰工部，庶務皆會決焉。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以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

御史舉不當者。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焉。」唐書卷四十六舊唐書職官志：「尙

書都省龍朔二年，改爲文昌臺，神龍復。尙書省領二十四司，六尙書各分領四司尙書令一員，令總領百官

儀刑端揆，其屬有六尙書，凡庶務皆會而決之。左右丞各一員。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左丞掌管轄諸司，

糾正省內，管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通判都省事。若右丞闕，則併行之。右丞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

司，若左丞闕，右丞兼知其事。御史有糾劾不當，兼得劾之。」舊唐書卷四十三是則左右兩丞，其職得相兼

焉。

(二)李泌修國史。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三年，六月，丙戌，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

郎，平章事。」舊唐書卷十二又本傳：「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尋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國史。」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貞元四年戊辰四元七八五十四歲

(一)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四年六月乙酉，以尙書左丞杜祐

十七史商榷：「六月，以尙書左丞杜祐爲陝州長史，祐當作佑，下文五年十二月等處，并同，不另出。」爲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舊唐書卷十三

又本傳：「徵爲尙書左丞，又出爲陝州觀察使。」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案陝虢二州，俱屬河南道，密邇京畿。

舊唐書地理志：「陝州大都督府，隋河南郡之陝縣。義寧元年，置弘農郡，領陝，嶧，桃林，長水四縣。天

寶元年，改爲陝府，置軍。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州，仍以陝爲大都督府。在京師東四

百九十里。」又：「虢州望，漢弘進郡，隋廢郡爲弘農縣，屬陝州。天寶元年，改爲弘農郡。乾元元年，復

爲虢州。西至京師四百三十里。」俱舊唐書卷三十八長史者，大都督府長史也。從三品。觀察使以考驗善惡

爲主。唐書百官志：「觀察處置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貞觀初，遣大使

下諸州，永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置司舉從事二人，秩比侍御史，當時以爲權重難制罷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道各縣，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十道兩畿按察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觀察使，副使支使，判官，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觀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唐書卷四十九佑之任職，蓋繼李泌。

(二)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貞元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農，史牟，陸震，柳公綽，趙參，徐宏毅，章彭壽，鄒儒立，王及，杜倫元，易王眞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縣令科，李巽及第。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張皓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貞元五年己巳西元七八九五十五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舊唐書德宗本紀：

「貞元五年十二月壬申，以陝虢觀察使杜祐注見檢校禮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唐書

書卷十三又本傳：「又出爲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

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唐書本傳：「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

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案佑自貞元五年節度淮南，至十六年兼領徐泗，至十九年入

朝，在江淮間者十有四年，其歷任甚久。王鳴盛謂貞元三年又入朝，佑年五十三，其節度淮南，大約

在貞元七八年，或十餘年，自此以後，在淮南甚久，合兼濠泗觀察使，共有十餘年。進書在此年中，直

至貞元十九年，方復入爲宰相，自是不復出矣。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大致無誤，惟節度淮南，不始七八年耳。其

母喪則在十六年以前，並未去官。自五年至十六年間，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

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五職，其在淮南任事最久。唐書地理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

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廣陵，六安，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爲州十二，縣五十三。其名山灑，天柱，羅塗，

八公。其大川滌，肥，巢湖。厥賦絙，絹，綿，布。厥貢絲，布，紡，葛。」唐書卷四十舊唐書地理志：「揚州大都督府，

隋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於潤州江寧縣置揚州，以隋江都郡爲兗州，置東南道行臺。天寶

元年，改爲廣陵郡，依舊大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爲揚州。自後置淮南節度使，親王爲都督領使。長史

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恆以此爲治所。在京師東南二千七百五十三里。舊唐書卷三十九其長史節

度之職，已見前文，述其餘職。舊唐書百官志：「禮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隋舊，龍朔改爲司禮太常伯，光宅改爲春官尚書，神龍

復也。掌天下禮儀祭享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

皆質正焉。」又「刑部尙書一員，

正三品，隋初改部官尙書，又改爲刑部，龍朔改爲秋官尙書，神龍復也。掌天下刑法，

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

焉。」又「尙書都省左右僕射各一員，

從三品，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改爲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改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爲

左右僕

射。掌總理六官綱紀庶務，以貳令之職。自不置令，僕射總判省事，御史糾劾不當，兼得彈之。」

舊唐書卷四十三

其職以僕射爲最高，所謂以特詔起用者也。其問何年入朝，何年出鎮，不可復知，綜述於

茲。據嘉慶揚州府志，唐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前後共七十有八人。而杜

佑爲其第四十九人。試舉其姓名，爲李靖，楊恭仁，長孫儼，李褒，柳範，盧承業，李敬元，李君球，唐之

奇，杜求仁，韋知己，陳敬之，張潛，蘇瓌，武攸緒，竇懷貞，李懷遠，章安石，楊再思，韋虛心，盧萬石，崔日用，

姚崇，李傑，王志愔，王昌從，李尙隱，狄光嗣，陸象先，李璵，李朝隱，盧翹，王翼，李成式，竇崇道，竇庭蕙，張

宥，皇甫知常，柳季誠，高適，鄧景山，王岐，崔圓，韋元甫，張延賞，陳少游，杜亞，竇覲，杜佑，李復，王鏐，張重

政，李吉甫，李鄴，衛次公，李夷簡，裴度，王播，段文昌，崔從，牛僧孺，李德裕，李紳，李讓夷，崔郾，李珣，杜惊，

崔鉉，令狐綯，馬舉，李蔚，劉鄴，高駢，李全忠，孫儒，楊行密，楊渥，楊隆演是也。揚州府志卷三十五秩官，茲就寶觀杜佑李復王鏐四人交替情形如次：

附表五：寶觀杜佑李復王鏐交替表

姓名	交	替	情	形
寶觀	貞元五年十一月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赴鎮旬日暴卒。			
杜佑	舊唐書本紀云，貞元五年十二月辛未，淮南節度使杜亞爲東都留守，王申，杜佑兼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蓋觀雖之鎮而亞未去，適值觀卒，仍亞領之，以俟杜佑之代也。			
李復	舊唐書杜佑傳，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詔佑兼淮南節度使，十九年入朝。段平仲傳：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然則佑丁母憂免，李復代之，十三年，再任淮南，又代李復，故云相繼。			
王鏐	十九年三月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以代佑。元和三年入朝。			

貞元六年庚午西元七九〇五十六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七年辛未四元七 五十七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八年壬申四元七 五十八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九年癸酉四元七 五十九歲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十年甲戌四元七 六十歲

(一) 歷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二)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貞元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裴珣，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宏毅，杜穀，崔羣，皇甫鑄，王仲舒，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林，邱穎及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唐會要卷

六七十

貞元十一年乙亥西元七九五 六十一歲

歷任檢校禮部尙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尙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十二年丙子西元七五六 六十二歲

歷任檢校禮部尙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尙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十三年丁丑西元七五六 六十三歲

歷任檢校禮部尙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尙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十四年戊寅西元七五七 六十四歲

歷任檢校禮部尙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尙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十五年己卯西元七五七 六十五歲

歷任檢校禮部尙書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尙書檢校右僕射等官 見前

貞元十六年庚辰西元七五八 六十六歲

(一) 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六年五月，庚戌，徐泗濠

節度使檢校尙書右僕射徐州刺史張建封卒。壬子，徐州軍亂，不納行軍司馬韋夏卿，迫建封子愔

爲留後。六月丙午，淮南杜祐注見前

加同平章事，以祐兼領徐泗濠節度。以前虢州參軍張愔起復驍

衛將軍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十一月癸卯，泗州濠州直隸淮南觀察

使。舊唐書卷十三舊唐書本傳：「貞元十三年

案當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

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

淮而敗，佑杖之，固境不敢進。及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

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宮樽，李亞，鄭元均爭權，頗紊軍政。德宗知之，並竄於

嶺外。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唐書本傳：「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於朝，帝不許，乃詔佑檢

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舫艦，遣屬將孟準渡淮，擊徐不克，引還。

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

廣灌溉，斥海濱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

樽，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張建封傳：「興元元年，加兼御史

大夫，兼徐州刺史，知徐州留後。十一月癸卯，泗州濠州直隸淮南觀察使。舊唐書卷十三，舊唐書本傳：「貞元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固境不敢進。及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宮樽，李亞，鄭元均爭權，頗紊軍政。德宗知之，並竄於嶺外。」

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剋獲而去。及希烈平，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涓以徐州歸附，涓尋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旣創置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尙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入覲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參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衣馬珍玩頗厚。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理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向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八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愔以蔭授虢州參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爲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爲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

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愜旌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祐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旣而泗州刺史張伍以兵攻埭橋，與徐軍接戰，伍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愜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伍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正授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尙書。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案伍之討徐亂，自五月至十一月始平，而祐遂以重望兼領濠泗徐節度矣。

祐之節度濠泗，自副使王鏐外，其幕府中人最著者，(1)書記有劉禹錫，段平仲等，皆長於文學，而禹錫尤著聞。唐書劉禹錫傳：「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唐書卷一百六十八舊唐書劉禹錫傳：「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子劉子自傳：「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洛猶艱難，遂改爲揚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劉夢得外集卷九唐書段平仲傳：「段平仲

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李復節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唐書卷一百六十二舊唐書段平仲傳：「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爲掌書記，移鎮華州渭州，仍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2）判官則有劉伯芻等，亦著名。唐書劉伯芻傳：「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淮南杜佑表署節度府判官。罷，召拜右補闕，遷主客郎外郎。」唐書卷一百六十舊唐書劉迺傳：「淮南杜佑，辟爲從事府。罷，屏居吳中，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郎外郎。」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3）部將則有張仝、杜兼等。唐書忠義傳：「張仝者，本爲澤潞將，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唐書卷一百九十舊唐書忠義傳：「張仝，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仝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唐書卷一百八十七唐書杜兼傳：「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建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杜佑素善兼，終始依爲助力。」唐書卷一百七十二舊唐書杜兼傳：「兼性浮險，豪侈於氣，故兼所至，人側目焉。尋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時所借護也。」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4）解救

推薦者，則有李藩、薛戎、權德輿等，亦皆名聞士也。唐書李藩傳：「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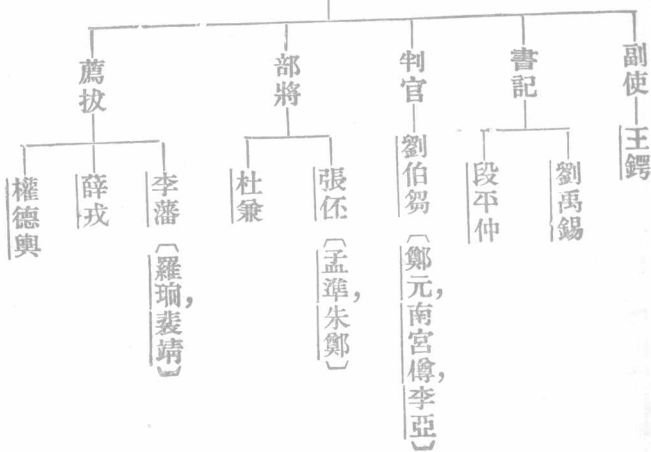
卷一百六十九舊唐書李藩傳：「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邪？』乃釋然，除祕書郎。」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又唐書薛戎傳：「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迫，乃肯應。故宰相徐映伐衡，奏留之。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馬總佐鄭滑府監軍，宦人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總，以附侍家，即使戎攝刺史，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

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而去，囚之它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爲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復爲藩府交奏。」唐書卷一百六十四舊唐書薛戎傳：「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寃，乃上其表，發書諭冕，戎難方解。」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又唐書權德輿傳：「權德輿字載之，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佑杜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舊唐書權德輿傳：「貞元初，復爲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以上九人，皆具載簡冊，爲佑開府淮南時所引用或識拔者也。人材之盛，冠絕一時，他府莫之比焉。

附表六：

淮泗節度時代賓從表

節度徐泗時之賓從



(二)上讓同平章事表 劉夢得代讓同平章事：「高品官吳千金至，奉制某月日加臣銀青

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授，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歲時，荷唐虞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答高位。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於慘舒。惟以材昇，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外夷之哂。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俶擾，師旅未寧，謹當上稟睿謀，下負師律，剋期而進，屈指可平，勵衆率先，是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勳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其新授官告，謹重封進。」劉夢得文集卷十五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六年六月丙午，淮南杜佑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舊唐書卷十三此爲佑蒙詔初上辭呈。

(三)上謝平章事表 劉夢得代謝平章事：「伏蒙獎拔，超踐鈞衡，虛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

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協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維艱，伊昔猶爾，況臣庸瑣，何以克堪。

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威以攝不類，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旰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濱，仰雲天而結思。」劉夢得文集卷十五再經挽留，受職而後感謝者也。

(四) 上謝手詔表 劉夢得代謝手詔：「中使閻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手詔。承旨見

聖神之略，感恩知身命之輕。」中謝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猥當旌鉞之寄，未靖祆氛，榮分台鼎之名，何階啓沃。特紆睿思，親灑仙毫，降自九重，粲然五色。初喜麗天之象，遠燭光輝，旋驚垂露之蹤，曲覃霈澤。鸞鳳騫翔而變態，煙雲舒卷以呈姿，賦彩飛文，聳神蕩目。恭維國寶，何幸家藏。應緣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自注：詔後批云朕自書。劉夢得文集卷十五德宗手詔賜佑以示獎勵，上此表爲謝者也。

(五) 上謝貸錢物表 劉夢得代謝貸錢物：「中使南宮懷理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銜恩未酬，居寵彌懼。」中謝臣受任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略未寧，干戈猶動，壽春固壘以備盜，淮甸與師以扞姦，經費所資，數盈鉅萬，餽饋時久，供億力殫。遠承如綍之旨，特假聚人之財，軍須不愆，士氣彌振，糗糧既備，永無半菽之虞，襦袴足頒，遠超挾纊之感。」劉夢得文集卷十五本表謝德宗犒賞淮南軍士

者也。

(六) 上謝赴行營表

劉夢得代謝赴行營：「臣自守淮潰，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素

效未聞，新恩薦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囊弓之什。今則幸遇殊獎，委之專征，以臣率先，是臣素志。況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場，親紀綱，裂帛繫書，諭其禍福。一作椎牛饗士，養以威聲。冀宣皇風，煦此蠢類。以忠義感脅從之伍，以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劉夢得文集卷十五此佑自揚州都督府至徐州親自安撫張愔亂軍時所上表也。

(七) 上謝加兵馬使朱鄭官表

劉夢得代謝加兵馬使朱鄭官：「奏事官韋溫回特蒙聖恩，

重賜朱鄭等官告，榮分右職，光賁遐藩。中臣伏以朱鄭朴忠爲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禦侮之寄，見張

愔提孩之年，昨者隸職徐州，分領斬縣。繹騷之際，綆亮彌彰，歷險而來，實繁其旅，詳探本末，有足褒

稱，輒具奏聞，恐須獎勸。優詔先行，已階直指之目，殊私薦至，超昇獨坐之崇，戶領三千，爵踰五等。恩

生非次，感異常倫。」自注：初除侍御史，續除中丞異姓王。劉夢得文集卷十五朱鄭本爲建封宿將，其時分鎮

徐斬，頗具功績，故加兵馬使之職，而佑爲表以謝之也。

(八)上賀赦吳少誠復官爵表 劉夢得代賀赦吳少誠復官爵：「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

存問，兼賜臣墨詔及詔示洗雪吳少誠等事。瑕累成滌，危疑獲安。謝中臣伏以少誠擅興兵戈，事生誑

誤，自王師致討，天威下臨，曾無悖辭，但聞引咎。初懷疑懼，雖擁衆以偷生，旋感聖神，屢拜章而請命。

陛下念餽餉飛輓之勤，閱戰爭暴露之苦，舉茲宥過之典，副彼效順之誠。劉夢得文集卷十五舊唐書復宗

本紀：「貞元十六年十月，吳少誠引兵歸蔡州，上表待罪。戊子，詔雪吳少誠復其官爵。」舊唐書是

表卽少誠歸降時所進呈者也。

(九)上賀除虔王表 劉夢得代賀除虔王：「中使李國真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曉

諭便蕃，慰安稠疊。謝中擇賢王作鎮徐方，俾張愔便主留務。上則成邦家磐石之固，下則副士衆拜章

之請。戚藩之寄斯重，奮勳之祀獲全。臣素乏方略，謬荷寵光，猥塵將相之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

此，報效蔑聞，官謗已興，渥刑宜及。陛下恩深覆載，道務含宏，恤公私餽餉之勤，念吏士鋒鏑之苦，特

紆神算，昭發德音，危疑獲安，制宜惟固。但以遐守藩條，恪居官次，不獲叩謝雲陛，陳露血誠，未遂周

任知止之言，敢逃臧文竊位之咎。

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舊唐書德宗諸子傳

「虔王諒，德宗第四子，貞元十六

年，徐帥張建封卒，徐軍亂，又以諒領徐州節度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以建封子愔爲留後。」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

是虔王諒已四領節度，其聲望尤爲隆重也。

(十) 上慰義陽公主薨表

劉夢得代慰義陽公主薨：「伏以公主妍姿令則，冠極天人，方期

作範壺闈，長榮邸第，豈意遘茲短曆，奄謝昌辰。伏慮陛下軫念未捐，深慈莫遣，有虧常膳，罷設宮懸，

臣子之情，不任惕戀。」

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唐書諸公主傳：「魏國憲穆公主，始封義陽，下嫁王士平。主恣橫

不法，帝幽之禁中，錮士平於第。久之，拜安州刺史，坐交中人，貶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

申叔爲公作團雪散雪辭，狀離曠意。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薨，追封及諡。」

唐書卷八十三 公

主之卒，蓋不永年也。

(十一) 上謝冬衣表

劉夢得代謝冬衣：「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

道者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衣兩副，大將衣四副者。慶忭失圖，捧戴相賀。中謝臣謬承委寄，獲守

藩條，灰琯屢移，塵露無補。願以兼衣，賁茲瑣質。降自天府，光於轅門。絨縻既聞，觀綵章之盛節。蹈舞

而服，發溫煖於祁寒，愧塵補袞之名，更荷解衣之賜，恩波下浹，將校同霑。」劉夢得文集卷十六時徐亂初平，故政府頒冬衣以賜將士也。

(十二) 上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 劉夢得代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伏奉十一月二十

九日詔書，其濠泗兩州，令臣依前收管。臣謬承寵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十連，內省無堪，常恐不逮。伏以兵戈方息，閭里未安，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黔首。且責成於牧宰，期不失於澄清。」劉夢得文集卷

十六 唐書張愔傳：「請愔爲留後，假旌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以張任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元和初，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唐書卷一百五十八是則割隸之事，乃暫行法焉。

(十三) 上謝曆日面脂口脂等表 劉夢得代謝曆日面脂口脂等「中使霍子璘至，奉宣聖

旨，存問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曆一軸，臚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金花銀合二。忭舞失容，捧戴無措。中臣叨榮日深，竊位時久，謬迴宸眷，猥降天人。天書下臨，覩三光之照耀，玉曆爰授，知四氣之環周，雕奩旣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頓光蒲柳之容，永去癘疵之患。」劉夢得文集卷十六以上所頒賜，當在十六年季冬，爲應時之用品也。

貞元十七年辛巳西元八六一六十七歲

(一) 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 見前

(二) 上慰王太尉薨表 劉夢得代慰王太尉薨「伏以武俊生逢冒時，天授忠節，奮揚義勇，

茂建勳庸。秩冠朝端，參變和於台鉉，烟連戚里，承嘉慶於雲霄。榮掩等夷，事高今昔，方膺作翰之寄，

遽迫歸泉之期。鼎臣云亡，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義重，存歿感深，臨冊綏以興懷，聽鼓鼙而軫念。

臣恪居官守，奉慰無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劉夢得文集卷十五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七年六月丁

巳，成德軍節度使恆冀深趙德棣觀察使，恆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尉中書令琅邪郡王王武俊

薨，贈太師，諡曰忠烈。」舊唐書卷十三

(三) 賈耽上海內華夷圖等書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七年十月辛未，宰相賈耽上海

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舊唐書卷十三唐書賈耽傳：「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

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

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

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縱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賈耽傳：「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德宗覽之稱善。賜廐馬一匹，銀綵百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碁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闡聞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藁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

華夷圖一軸，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凡諸疎舛，悉從釐正。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優詔答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四)舊書謂是年佑上通典疑誤。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七年十月庚戌，淮南節度使

杜佑進通典，凡九門，共二百卷。舊唐書卷十三十七史商榷：左補闕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以大曆之始，

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案舊唐書佑傳，總論佑生平爲人，因及作通典事，則云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并載其進表云，自頃續修，年踰三紀云云，考佑以大曆之始纂斯典。大曆元年，佑年三十二，貞元十七年進書，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紀。翰作序之時，佑爲淮南幕僚，及書成上進，則自爲淮南主帥矣。實更三紀，而但云累年而成者，其實官使府時，但粗就初稿而已，尙未

成也。佑入仕雖蚤，亦當弱冠，歷佑倅兩處，方入元甫幕。佐幕之初，大約已近三十，時方草創此書，在幕閱數任，方爲主客而初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翰天寶中已以進士知名，代宗初年，爲侍御史。

唐書文苑傳

於佑爲先達。佑欲藉皇甫士安重其三都，故以初稿急求爲序。厥後改潤，大約屢易稿方定。

見舊唐書

其節度淮南，大約在貞元七八年，或十餘年，自此以後，在淮南甚久，合兼濠泗觀察，共有十餘年，進書在此年中。直至貞元十九年，方復入爲宰相，自是不復出矣。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案王說根據舊唐書，以

大曆元年至貞元十七年爲成書之期，所謂恰得三紀之數，其說疑誤，已見前。據唐會要進書在貞元十九年二月，與余擬定以大曆三年爲通典撰著之始，亦恰得三紀之數也。

(五) 上論西戎表

劉夢得爲淮南杜相公論西戎表：「臣一辭闕庭，已僅二載，官當重任，身

受厚恩，旣懷子牟戀闕之心，又負臧文竊位之責。西戎背約，寇犯王師，陛下弘貸豺狼，矜其兇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慚，功因德成，不以兵制。故詩云：獫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惟此小蕃，尙迷聲教。陛下示之大信，弘以舊恩，雖闕防暫驚，而烽燧旋罷。臣負恩方鎮，初懼戎寇，正於憂迫之時，果聞仁聖之諭。攘卻凶孽，不勞干戈。臣靜思遠圖久計，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歲通玉帛，待以客禮，昭宣聖德，

擇奉誼之臣，恢拓皇威，選謹邊之將，積粟塞下，坐甲關中，以逸待勞，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增，結以舅甥之歡，小來則慰安，大至則嚴備，明其斥候，不撓不侵，則戎狄爲可封之人，沙場無戰死之骨。若天下無事，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衝，原州營田靈武，盡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算，悉在於此。計熟事定，舉必有功，苟未可圖，豈曰容易。謹遣某官某奉表。」劉夢得外集卷九案佑論西戎，卽指吐蕃，蓋在平淮南之亂以後，入朝之前，當貞元十七年也。

貞元十八年壬午西元八〇二六十八歲

(一) 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

見前按劉夢得在淮南任內爲佑作謝表，有不知其年月者，但佑於十九年二月入朝，然則

諸表當作於十八年前，并附於茲。

(二) 上謝墨詔表二首 劉夢得代謝墨詔：「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又

以臣所奏羅珣及裴靖政理有方，令各賜手詔激賞者。義存獎勸，榮冠等夷。謝中臣昨以羅珣裴靖，勵

精吏理，效用著明，人咸悅安，俗致殷阜，恐須甄錄，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蒙睿鑒，俯亮愚衷，載嘉理行之尤，光示絲綸之旨，守道者益以固志，懷隱者由是悛心，激俗化人，於茲爲大。謬司廉

問，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蔽賢之責。」又：「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跪奉自天之命，遙馳捧日之心。謝伏以皇帝陛下遠降王人，特紆宸翰，慰安稠疊，曉諭便蕃。應緣戎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三) 上論廢楚州營田表

劉夢得代論楚州營田：「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

墨詔，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來者。道存致用，義在隨時。謝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說爲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四) 上賜謝春衣表

劉夢得代賜謝春衣：「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

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春衣兩副，大將衣肆副。寵光不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裨將。謝臣素乏器能，謬膺驅使，每慙效薄，常懼食浮。陛下覃以至仁，均其厚施，宰元和而布澤，順時律以頒衣。出自禁中，賁於臣下，執領檜而抃舞失次，被織柔而顧盼增輝，舉體動容，旣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

鶴翼之譏，居位無功，叨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同荷生成。」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五) 上謝男師損等官表 見前

(六) 上謝賜門戟表 劉夢得代謝賜門戟：「臣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今月九日，軍器使梁延

壽奉宣進旨，付所司准省牒，賜臣門戟十二竿者。伏以禮著等威，朝有命數，是昭懋賞，必在疇庸。臣謬荷寵光，素無績效，旌旄之寄，已忝外藩，棨戟爰列，更光私第。賁於根闈，慶及子孫，觀茲盛儀，實愧虛受。」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七) 上謝端午日賜物表 劉夢得代謝端午日賜物：「中使劉元弼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

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壹副，金花器叁事，絲壹軸，大將衣肆副，綵絲伍軸。抃舞失容，捧戴無方。中謝伏以朱明仲月，端午佳辰，萬國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幸逢休運，獲守外藩，叨承睿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煥窺宸象，振衣而頓失炎威，色絲表祥，載光於佩服，珍器充玩，盡飾於圓方。恩輝既盈，喜懼交集，下延裨將，共荷鴻私。」劉夢得文集卷十六

貞元十九年癸未四元八六十九歲

(一) 上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劉夢得代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伏見淮南節度使

王鐔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請爲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臣內惟菲薄，聲績無

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中謝臣伏蒙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

接淮瀆，兵戎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師，當漢宣責

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鐔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爲名，慙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有制，用令垂

文，苟非至公，翻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爲尙書，南海之人，請爲刊石，璟自遜讓，至

於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典，垂爲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伏乞

聖慈，賜寢前命。臣情非飾讓，義在徇公。……」劉夢得文集卷十七

(二) 自淮南入朝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九年春二月，甲辰，淮南節度使杜佑來朝。」

舊唐書卷十三 劉夢得代謝朝觀：「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伏惟聖明，俯賜矜察。中謝

臣伏受國恩，忝列門蔭，脫巾筮仕，敢期榮名，陳力效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班，復加朝章，作

藩外府，遠違輦下，十有四年，恪守淮瀆，逮今一紀。犬馬懷戀，寢興匪遑，蒲柳易衰，遲暮俄及。竊位時

久，妨賢愧深。況歷官已來，四十八考，祇奉朝謁，時纔二周，服勤郡符，荏苒垂老，屏營魏闕之思，夢想承明之遊，如迫餒寒，不忘衣食。伏惟睿鑒，依亮愚衷，常賜擇人，與臣交代，授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奔赴京冀，微願斯畢，雖死猶生。臣頃以戎務方殷，猥加宰輔，今既事罷，實慙此名，爲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惟聖朝赫赫，左右惟賢，漢愧得人，周慚多士。臣才略既短，齒髮又衰，柄用之地，甘心自絕。所冀退歸舊里，沐浴皇風，絕鐘鳴漏盡之譏，展維桑與梓之敬。匪惟名器不假，實貴骸骨可全。劉夢得文集卷十六佑在淮揚任時，嘗召賓客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駒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粗布襦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位極之際，嘗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佑之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及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佑曰，吾計中矣。計者，卽自污耳。劉賓客嘉話錄其在淮南前後十餘年間，遺愛殊深。嘉慶揚州府志卷六十四金石有杜佑實佐記在龍興寺壁。淮南節度使瀛陵公杜佑寫真讚，符載撰，石刻廣陵龍興佛寺壁。杜佑八角石柱題記，在堡城與教寺，郡人阮元重刻，在新城梵覺寺內。岐國公淮南遺愛碑，權德輿撰，在揚州。茲錄其遺愛碑

如次：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字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明九功，當冢宰總己之任，護崇陵因山之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士，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於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也。清明廉直，溫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忠智之謀，發爲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爲已知，始自掾吏，累爲命介。盈庭闢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爲神明。由殿中侍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爲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史，經略使，入爲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

超拜戶部侍郎，出爲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爲尙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史，陝虢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尙書至於是邦。禹貢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輿，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抗荆衡以泝泛，通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喉。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菱芻填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穫，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葺，困倉未完，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轅門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崇構，翬飛雲矗，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成。又瀦雷陂，以溉穡地，醴引新渠，匯於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俄授左揆，竟參大政，加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急病，視闔境如棖闥之內，撫

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閩蠻，人本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有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賙困窮。其總司計也，權輕重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狹陋，燥埃接連，忿捷相因，鬱攸斯作；公乃修伍列，闢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查貪，商久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誠信，方舩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絕徼，裔人自擅，誘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修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浹洽，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修其方，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寔明而昌。以至曾祖諱行敏，皇

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愨，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爲恆州刺史，代鄆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於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鄆州，總節制，留府，數與虜虜，奮其威謀，奪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聿修而弘大之，憑厚貽變，爲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修覲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庇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代，詔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爲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至得請，丹轂載馳，勳籍裨校，乞留遮道。初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旣告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遄。」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駘盞，如岡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逾甚，尤懼公之功德，寢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鑠堅石，以據盛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讓以涖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浹陝服，聿來茲土。闢我烏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騰騰。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繫公之力。永言介福，杞我岐國，稽合聲詩，于胥篆刻。彼泉斯實，彼石斯泐，公之德輝，永永無極。

(三) 奏上通典二百卷 唐會要修撰：「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書凡九門，取食貨十二篇，選舉六篇，職官二十二篇，禮一百篇，樂七篇，兵六篇，刑十七篇，州郡十四篇，邊防十六篇。佑多該涉，尤精歷代之要，修通典，識者知其必登公輔之位。其書既出，遂行於時。」唐會要卷三十六 進通典表：「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古，遞相祖述，將施有政，用乂邦家。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

深。輒肆荒虛，誠爲億度。每念惜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損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尙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爲來今龜鏡，布在方冊，亦粗研尋。自頃續修，年踰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辭蕪，圖籍實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罔愧乖疎，固不足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貳佰卷，不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其全書要旨，取材方面，以及勤黽著作之意，皆可推見。錢大昕跋通典云：「杜岐公撰此書於貞元中，故稱德宗爲今上，而州郡篇書恆州爲鎮州，且云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此後人附益，本書於恆字初不避也。刑制篇十惡，六曰大不恭，注云犯廟諱，改爲恭。按唐諸帝無名敬者，前卷卽有大不敬字，讀此一條，乃宋人傳寫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爲荊河，或稱蔡州，改豫章郡爲章郡，括蒼縣曰蒼縣，皆避當時諱。今本或於荊河下添豫字，又有直書豫州，豫章者，皆校書之人妄改也。書中虎牢皆避諱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縣下直書虎牢，且有獲虎字。又如韓擒虎或作擒武，或作擒虎，俱見州郡篇，仕宦不止執虎子，或作獸子，卷五十四或作虎子，卷二十一皆後人妄改，又改之不盡也。」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則通典本書，間有經後人竄改者矣。

(四)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遺缺王鏐代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九年三月

壬子朔，以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以淮南行軍司馬王鏐檢校尚書右僕射，

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舊唐書卷十三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九年三月壬子，淮南節度

使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七又宰相表中：「貞元十九年癸未，三月壬子，淮南節

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六十二唐書王鏐傳：「召

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

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唐書卷一百七十舊唐書王鏐傳：「拜刑部尚書。時淮南節

度使杜佑屢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充淮南副節度使。鏐始見佑，以趨拜悅佑，退坐司馬廳事

數日，詔杜佑以鏐代之。鏐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姦，鏐畢究之。在鎮四年，累至司空。元和

二年來朝，真拜左僕射。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五)上謝賜酒食表 劉夢得代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臣今日至

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品

越脈脈，味兼醪醴，頓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二此杜佑自淮南初至京時之宴飲也。

(六) 上論新羅請廣利方表

劉夢得代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淮南節度觀察處

置等使勅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臣得新羅賀正使朴汝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衷，藥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使之祕要，拯生靈之天瘡，坐比華胥，咸躋仁壽。遂令絕域，遯聽風聲，美茲豐功，爰有誠詣。臣以其久稱蕃附，素混車書，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疴獨瘳，豈獨陷於外區。正當四海為家，冀覩十全之效。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注：貞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二

舊唐書德宗本紀

「貞元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制貞元

廣利藥方五百八十六首，頒降天下。」

舊唐書卷十三

蓋是方為德宗御選已通行國內，特未行於境外耳。

(七) 進崔叔清詩

李肇國史補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

焉用進。時呼為准勅惡詩。」

國史補卷之中

(八) 孫杜牧生

疑年錄

「杜牧之五十牧

生貞元十九年癸未，卒大中六年壬申。唐詩紀事

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牧之自撰墓志，不書某年，以意推之，俟更考。

疑年錄
卷一

貞元二十年甲申四元八七十歲

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見前

貞元二十一年即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四元八七十一歲

(一) 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弘文館大學士 舊唐書本傳：「貞元十九年入朝，拜檢校

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時王叔文爲副使，佑雖總統，而權歸叔文。叔文敗，又奏李巽爲副使，頗有所立。順宗崩，佑復攝冢宰，尋讓金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唐書本傳：「貞元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佑

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鹽鐵度支於巽。始度支

費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練染還少府，職務簡修。

唐書卷一

百六十六。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會羣臣於宣政殿，宣遺詔，皇太子宜於柩前

即位。是日上崩於會寧殿，享壽六十四。」

舊唐書卷十三

又順宗本紀：「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

申，卽位於太極殿。上自二十年九月病風不能言，暨德宗不預，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

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大行發喪，人情震懼。上力疾衰服，見百寮於九仙門，中外始安。庚

子，羣臣上書請聽政。三月丙戌，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杜佑爲度支鹽鐵使。戊子，以翰林學士王叔文

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杜佑雖領使名，其實叔文專總。五月辛卯，以鹽鐵轉運使副王叔文爲戶部

侍郎。時上久疾，不復延納宰臣，共論大政，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忠言、王伾、王叔文，物論喧雜，以爲不

可。藩鎮屢上牋於皇太子，指三豎之撓政。八月庚子，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壬寅，貶右散騎

常侍王伾爲開州司馬，前戶部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渝州司馬。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朔，皇帝

上太上皇尊號。甲申，太上皇崩，享年四十六歲。

舊唐書卷十四

唐書宰相表中：「永貞元年乙酉，三月丙戌，

佑檢校司徒。八月癸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壬戌，中書舍人鄭綱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卷六十二唐書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皆正一品。佐天

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唐書卷四十六舊唐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謂之三公，並正一品。魏晉至北齊，三公

置府僚，隋初亦置府僚，初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拜於尚書省上，唐因之。

名。舊唐書卷四十三佑與綱等，皆以高位坐論，頗存姑息。舊唐書鄭餘慶傳：「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

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之議者云，佑私呼爲

滑八，四方書幣貨貨，充集其門。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亦可見其時政之一斑矣。弘文館隸門下省。舊唐書

職官志：「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禮儀輕重，得參議焉。」舊唐書卷四十三

當時政局，頗爲不安，而居中策馭者，則王叔文，王伾是也。舊唐書王叔文傳：「王叔文者，越州

山陰人也。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宮中之事，依之裁決。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

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

巖，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藩鎮侯伯，亦有陰行

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日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闔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嘗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於翰林爲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爲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曩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叔文賦詩，每言錢穀爲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初入翰林，自蘇州司功爲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杜佑領使，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尙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謀奪內官兵權，乃以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旣久疾未平，羣臣中外請立太子，旣而詔下立廣陵王爲太子，天下皆悅，叔文獨有憂色。皇太子監國，貶爲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伾、杭州人，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卽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伾鬪茸不如叔文，唯招賄賂，無大志。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王叔文主決斷，韋執誼爲文誥，劉禹錫、陳諫、韓曩、韓泰、柳宗元、房啓、凌

準等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任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而任門尤盛。珍玩賂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足以授物，以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陸質爲皇太子侍讀，尋卒。任叔文既逐，詔貶其黨韓翬、饒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程異、郴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唐書鄭珣傳：「順宗立，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閹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唐書卷一百六十五唐書王任傳：「叔文既居喪，任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臥，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與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唐書卷一百六十八然則王叔文等所以不致倡亂大局者，亦緣佑等之主持，所謂老成人者，杜佑有焉。

(二)奏請潘孟陽爲度支鹽鐵副使。舊唐書順宗本紀：「貞元二十一年六月戊寅，以戶部

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舊唐書卷十四唐書潘孟陽傳：「貞元末，王紹以恩倖進，數稱孟陽

才，權知戶部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

并察諸使治否。孟陽恃奧主，又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

喪。使還，罷爲大理卿。」唐書卷一百六十

(三)奏和糴以救農傷。舊唐書順宗本紀：「貞元二十一年六月甲子，度支使杜佑奏太倉

見米八十萬石，貯來十五年，東渭橋米四十五萬石，支諸軍皆不悅，令歲豐阜，請權停北河轉運，於

濱河州縣和糴二百萬石，以救農傷之弊。乃下百寮議，議者同異不決而止。」舊唐書卷十四唐書食貨志：

「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遲，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

號爲和糴，其實害民。」唐書卷五十三和糴之法，唐代頗通行，惟不得其當，故罷之耳。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西元八〇六七十二歲

(一)册封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四月丁未，杜佑爲司徒。」

唐書卷七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正月乙酉，宰相杜佑攝冢宰。」唐書卷一又本傳：「元和元年，册

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二)讓鹽鐵度支等使李巽代領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四月丁未，以檢校司空平

章事杜佑爲司徒，所司備禮册拜平章事如故。罷領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從其讓也。仍以兵部侍郎

李巽代領其任。」舊唐書卷十四劉夢得代杜司徒謝讓度支鹽鐵等使：「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塵高位，尸素已多，更受新恩，滿盈爲懼。中伏惟

皇帝陛下，紹登寶位，光纂鴻猷，擢用之間，華夷聳聽。況利權所在，宜適變通，國計是資，須明輕重，當

至化鼎新之日，在微臣遲暮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陳力無補，庶遵周任之言，循涯若驚，

敢飾范宣之讓。」劉夢得文集卷十七舊唐書食貨志：「順宗卽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鹽鐵轉運使，理

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權酷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

中朝秉事者，悉以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旣爲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

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堯郿

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爲揚子留後。四月五日，异卒。自權筦之興，惟劉晏得其術，而其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唐書卷四十九」唐書李异傳：「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异洩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程异坐王叔文廢，异特薦引之，异之計較，精於异，故异能善職，蓋有助云。」「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舊唐書李异傳：「順宗卽位，入爲兵部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以异幹治，奏爲副使。佑辭重位，异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權筦之法，號爲難重，唯大曆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异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惟异三年登焉。」「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南部新書：「貞元初，度支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异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南部新書已」於此可見佑整理國家經濟之成效矣。

(三) 上論邊將請擊党項及吐蕃疏 舊唐書本傳：「元和元年，冊拜司徒。時河西党項潛導

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疏論之曰：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迹，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城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懷柔，革其奸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君，人覆育羣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保堅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上深嘉納。」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新書本傳云，党項陰導吐蕃爲亂，奏，帝嘉納之。其疏文有節刪，不重錄。

(四) 上謝追贈表 見前

(五) 上謝鍾馗曆日表 劉夢得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高品某至，奉宣聖旨，賜臣書

鍾馗一，新曆日一軸，星紀分回，雖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伏以圖寫威神，驅除羣癘，頒行律曆，敬授四時。施張有嚴，既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爲掌握之珍。……」劉夢得文集卷十七

(六)劉夢得自朗州上書 劉夢得上杜司徒書：「……小人受性顛蒙，涉道未至，末學淺見，

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疑，徇公可以弭讒慝，謂慎獨防微爲近隘，謂艱貞用晦爲廢忠，芻狗已陳，刻舟徒識，罟獲隨足，俛然無知，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真態。……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以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絃尙驚，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惟以相公之意爲衡準。自違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悴增感，伏想仁念，必見有以拯之。……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時久而息，弘我大信，以祛羣疑，使惇惇微志，無已笑之歎，覬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嚮，謝恩有所，復以塵纓鰲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伏以大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照，渙汗大號，與人維新。……伏讀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壤樹在京索間，瘠田

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閱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籍，而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檟，誓當齋志歿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未塞，私欲未從，雖爲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浦，資宿春而可行，無道途之勤，獨僕賃之費，重以鎮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顧之間，爲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膏雨，豈諭其急哉？……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鴈纔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啁啾異響，暮夜之後，併來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然惴慄，常集方寸……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墊，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

劉夢得文集卷十四，原文二子劉子自傳：「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卽位，時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棊得通籍待詔，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之知。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翌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愚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

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惟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與余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諡曰順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余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劉夢得外集卷九舊唐書劉禹錫傳：「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卽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恃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又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卽日罷官。韓皋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材，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異轉運，有詔

以韓臯及禹錫等爲遠州刺史，屬武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列言不可用而止。一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是則夢得之上司徒公書亦未奏效也。

(七)子從郁爲左補闕人左拾遺不許改祕書丞。唐會要左右補闕拾遺：「元和元年九月，以拾遺杜從郁爲祕書丞。郁，司徒佑之子，初自太子司議郎爲左補闕，右拾遺崔羣，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於是降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唐會要卷五十六舊唐書獨孤郁傳：「太子司議郎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相佑之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爲左拾遺。又論曰：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又韋貫之傳：「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祕書丞。」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又唐書韋貫之傳：「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

唐書卷一案左補闕拾遺，俱屬門下省，其性質相同。唐書百官志：「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百六十九。」

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唐書卷四十六舊唐書職官志：「左補闕二員，從七品上。」

左拾遺二員，從八品上，上古無此官名，天后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勅記言書事，每切於旁求，補闕拾遺，未弘於注選，瞻言共理，必藉衆才，寄以登賢，期之進

善，宜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各二員，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行立次左右史之下，仍附於令。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補闕拾遺

各置內供奉兩員，七年五月十一補闕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與事有不便於日，勅補闕拾遺宜各置二員也。

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傳其事狀而薦言之。」

舊唐書卷四十三 祕書丞屬祕書省，無與於時論。唐書百官志：「祕書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

上，丞一人，從五品上。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少監爲之貳。」唐書卷四十七舊唐書職官志：「祕書

省，監一員，少監二員，丞一員，從五品上，隋置一人，正第五品也。祕書監之職，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

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丞掌判省事。」舊唐書卷四十三

(八)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元禎，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京伯，韋慶復，崔綰，羅讓，崔讓，薛存慶，韋珩，李瑒，元修，沈傳師，蕭俛，柴宿

及第。達於吏治，可使從政科，陳帖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

元和二年丁亥西元八〇七年七十三歲

(一) 爲司徒請致仕不許

舊唐書憲宗本紀

「元和二年春正月丁酉，司徒杜佑辭知政事，

詔令每月三度入朝，便於中書商量政事。十一月甲辰，詔司徒杜佑筋力未衰，起今後每日入中書

視事。」

舊唐書卷十四

又本傳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事。

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司徒。」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本傳

「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

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唐會要名稱

「元和二年，正月，司

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詔起之，令以後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

虛心。」

唐會要卷五十一

全唐文憲宗答杜佑表請致仕詔曰：「卿量包久大，器茂中和，事君推一德之誠，

與物全四時之信，登於台閣，則萬事問於胡公，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舉其實行，是可專徵。頃

者殷憂在辰，總錄攸重，金甌作鎮，羣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惟賢是圖，遽陳請老

之章，將輟弼予之道，一一省覽，良爲憮然。用舍之間，慎重斯在，謂雅志之難奪，豈余衷之可移。是用

徵尙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几乘車，優其筋力之體，卿宜起今已後，每月之內常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虛心。如此，則居多暇辰，退可以吐納頤志，入參大政，進可以偃息藩寮。靈壽將置於上庠，桑梓豈違於下杜。卿仍以朕此意，宣示百寮，庶乎君臣作合之期，乾坤交泰之義，無媿前列，永貽後昆，致仕之詞，卽宜斷表。」全唐文卷五十九

蓋以一國元老禮待之矣。避暑錄話云：「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之也。」避暑錄話卷上則亦未盡然也。

(二)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

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邵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然人比量天寶十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料發斂，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

其事，成書十卷。」舊唐書卷十四又李吉甫傳：「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名寫其圖於篇首，爲五

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爲郡計簿，凡十卷，皆奏上之，行於代。」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唐會要制科舉：「元和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宏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覲，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苞，陸巨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治，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唐會

卷六十七

(四)令狐丕進代宗實錄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七月癸巳，太僕寺丞令狐丕進亡

父暉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贈暉工部尚書。」舊唐書卷十四又令狐暉傳：「元和三年三當作二當，暉子太僕

寺丕始獻暉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初，暉坐李泌監修國史，奏暉所撰實錄一分，請於貶所畢功。至

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元和三年戊子西元八〇八七十四歲

(一)爲司徒一月三朝謁。唐會要崇獎：「元和三年，杜佑以去年春已乞致政，上於舊臣極

隆恩禮，表再請，上許，遂減其朝謁。居一歲，復令入中書議政事。復以不逮爲請，遂許一月三度朝

謁。」唐會要卷五十三

(二)族叔杜黃裳卒。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三年九月戊戌，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邠國公

杜黃裳卒。」舊唐書卷十四又杜黃裳傳：「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杜鴻漸深器

重之。貞元末，爲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尋拜平章事，邠州節度黃裳有經畫之才，

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節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元和二年八月，封邠國公，三年九月，卒於河

中。年七十一，贈司徒，諡曰宣。」舊唐書卷一黃裳與佑同里居，嘗自稱族叔。其郊居記云：「貞元中，

族叔司空相國黃裳，時任太子賓客」者是也。

元和四年己丑西元八〇九七十五歲

(一)爲司徒一月三朝謁 見前

(二)裴瑄監修國史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戶部侍郎裴瑄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舊唐書卷十四又裴瑄傳：「李吉甫出鎮淮南，遂以瑄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

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瑄奏集賢御書院請準六典，登朝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

自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爲校理。其餘名目，一切勒停。史館請登朝入館者並爲修撰，非登朝官並

爲直史館，仍永爲常式，皆從之。」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元和五年庚寅四元八〇七十六歲

(一)爲司徒一月三朝謁 見前

(二)與同列宴樊川別墅御賜酒饌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五年三月辛丑朔，宰相杜佑

與同列宴於樊川別墅，上遣中使賜酒饌。」舊唐書卷十四又本傳：「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

公卿讌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比。」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唐書本傳：「朱坡樊川，

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案憲宗賜

宴，劉夢得有代杜相公謝就宅賜食表：「……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官，飫於私第，

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駑蹇未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七箸，若負丘山……」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二蓋指

此也。所謂同列，則爲當時諸相，洪興祖、韓子年譜：「江我子云，元和五年，時杜佑、裴瑒、李藩、權德輿

爲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太盛。」韓文類
譜卷五殆指是矣。佑自撰杜城郊居、王處士鑿

山引泉記：「佑此莊，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坡之陽，路無崎嶇，地復密邇，開池水，積川流，其草樹蒙

龍，岡阜擁抱，在形勝信美，而躋攀莫由。爰有處士琅邪王易簡，字高德，經術深於壺祕，文章擅於風

雅，精識窮於治理，奧學究於天人，棲遲衡茅，糝糠爵祿，旁洽他藝，尤精術數。短褐或敝，筆筒屢空，守

道安貧，不求不競，素嗜山水，乘興游衍，踰月方歸，誠士林之逸人，衣冠之良士。佑景行仰止，邀屈再

三，惠然肯來，披榛周覽，因發歎曰：懿茲佳景，未成具美，蒙泉可導，絕頂宜臨，而面勢山差，朝晡難審，

庸費不廣，日月非延。輿識無不爲疑，佑獨固請卒事。於是薙叢莽，呈修篁，級詰屈，步邈迤，竹徑窈窕，

藤陰玲瓏，勝概益佳，應接不足，登涉忘倦，達於高偶，若處煙霄，頓覺神王。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樊

川之清流，逶迤如帶，葳役春仲，成功秋暮，其煩匪病，不懨於素，開雙洞於巖腹，當鬱燠而生寒，交清

泉於巘上，遭旱曠而淙注，止則澄澈，動則潺湲，宛如天然，莫辨所洩，懸布垂練，搖曳晴空，定東西之

方隅，正子午之晷度，境象一變，賓侶咸驚。矧其流觸灣環，曲池齋淪，美景良辰，賢英迭臻。泛方舟而

聘懷聽清商而怡神，寧知景之將曠，勝事佳趣，諒難備陳……佑實虛薄，謬竊公台，作相兩朝，空尸高秩，初過從心之歲，卽陳歸老之誠，渥澤猥流，皇慈未替，特優筋力之禮，俯念朝謁之勤，任適田廬，恣尋山水，荷天地之大德，蒙亭育之厚恩，上答何階，兢慙是積，而粉榆之敬，恭肅敢虧，每出國門，未嘗公服，導從輩悉令簡省，芻蕘者莫止唐突。及栖弊陋，時會親賓，野老衰宗，嗇夫游繳，亦同列坐，或與銜盃，由是盡得歡心，庶將比洽鄉黨。其城曲墟落，縉黃童艾，杜名杜氏，遍周川原，羣情旣用光榮，老天唯增祗懼。或曰茲地頗堪遊翫，深慮勢家凌奪，佑以爲不然。聖主明君，固當制抑，神龍中故中書令韋公嗣立驪山幽棲，谷莊實爲勝絕，中宗愛女安樂公主恃寵懇求，竟不之許，曰大臣產業，宜傳後代，不可奪也。恭惟聖德，載在史策，貞元中，族叔司空相國黃裳，時任太子賓客，韋曲莊亦謂佳麗，中貴人復以公主賞愛，請買賜與，德宗不許，曰城南是杜家鄉里，終不得取。仰奉聖賢，布於人聽，則二后皆切禁止。所冀善以保安，在子孫但履孝資忠，謹身奉法，無疑欽違節，克守素風，復何慮也。

……

全唐文卷四
百七十七

權德輿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

帝載叶蘇，太階齊平，旣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

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巉巖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幽概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脈，其流泠泠，或決或渟，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漣，繚以方塘，輕艫緩棹，汜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於潺湲，風於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緜葱蒨，杳窳迴合，含虛籟以四達，迺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工儁人，金闈玉堂之賓，淑姿修態，迴風遏雲之藝。流光含睇，中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溫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顛氣，翛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誨，以衆美之不可

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於巖石云。」唐文粹卷七十五唐集賢殿校理裴延翰樊川文集序：「長安南下杜

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

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調酒酣，顧延翰曰：「司馬

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稱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川翁，既不

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樊川文集

序杜牧朱坡詩：「下杜鄉園古，泉聲繞舍嘯，靜思常慘切，薄宦與乖睽。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倚

川紅葉嶺，連寺綠楊堤。迴野翹霜鶴，激潭舞錦雞，濤驚堆萬岫，舸急轉千谿。眉點萱牙嫩，風條柳幄

迷，岸藤梢虺尾，沙渚印麕蹏。火燎湘桃塢，波光碧繡畦，日痕緝翠巘，陂影墮晴霓。蝸壁爛斑蘚，銀筵

萱蔻泥，洞雲生片段，苔徑繚高低。偃蹇松公老，森嚴竹陳齊，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漢館留館址，

周臺接故蹊，蟠蛟崗隱隱，斑雉草萋萋。樹老蘿紆組，巖深石啓閉，侵窗紫桂茂，拂面翠禽棲。有計冠

終挂，無才筆漫提，自塵何太甚，休笑觸藩羝。」又朱坡絕句三首：「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

魚書，賈生辭賦恨流落，祇向長沙住歲餘。」煙深苔巷唱樵兒，花落寒輕倦客歸，藤岸竹洲相掩映，

滿池春雨鷓鴣飛。「乳肥春洞生鵝管，沼避迴巖勢犬牙，自笑卷懷頭角縮，歸盤煙磴恰如蝸。」又憶游朱坡四韻：「秋草樊川路，斜陽覆盎門，獵逢韓嫣騎，樹識館陶園，帶雨經荷沼，盤煙下竹邨，如今歸不得，自載望天盆。」又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游樊川不至：「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游，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野竹疏還密，巖泉咽復流，杜邨連瀟水，晚步見垂鉤。」俱見樊川詩集蓋自佑至牧數世，並爲遊翫之所也。又望故園賦有云：「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望，蜀峯聯嶂，葱蘢氣佳，蟠聯地壯，繚粉堞於綺城，蟲未央於天上，月出東山，苔扉向闕，長煙惹寒，寒水注灣。」樊川文集卷一其地之景物可知。黃潛樊川記：「樊川長安勝地也。按圖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今爲奉元路，杜廢入萬年，而萬年今爲咸寧縣。其南二十里至是，是爲樊川，西爲韋曲，東爲杜曲，則唐入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莊林亭卉，最爲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僕致仕，遂居於此。家廟不室，遺迹故存。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奉貲以治其墅，其知制誥也，每退直，亟合密友往臨其地。自謂吾志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元和郡縣

志：「萬年縣樊川，一名後樊川，在縣南三十五里。本杜陵之樊川，漢高祖賜樊噲食邑於此。」又雍大記：「朱坡在陝城南四十里，與華嚴寺相近，歐南山之勝，故少保杜公池亭在焉。」雍錄：「杜曲在啓夏門外，向西少陵原也。」雍勝略：「杜曲在韋曲東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二曲名勝之地，二家歷代顯宦。」賈志：「唐杜岐公佑郊居，山川形勝，草木花塢爲極勝，佑以太保致仕與昆仲時賢遊從其間。」俱樊川文集注及西安府志案杜曲之間，名公寓宅，錯落碁布，若韓愈之韓莊，韋嗣立之直遙公別業，王維之輞川別墅等，皆與樊川別墅錯落相望。案舊唐書式方傳稱：「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而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啓則謂「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樊川文集卷十六其盛衰可見。杜氏盛時，自樊川別墅外又有漢上別業，師損長子詮等居之。蓋襄陽舊宅也。樊川後改隸胡氏，范氏，名御史莊，亦曰范氏莊。馬志：「范氏莊本唐杜佑郊居，舊史稱有樊川亭，桂林亭。元和七年，佑以太保致仕居於此。范公熙寧中宋神宗年號自侍御史出買此莊，於尙書郎胡拱辰，自杜至范，三易主矣。今猶謂之御史莊。有溪榭崑軒，江間，圃堂，林館，謂之范氏五居。」亦可見滄桑之變矣。

(三)宰相于頔照佑例一月三朝。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五年三月丁卯，宰相于頔請依

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舊唐書卷十四唐書于頔傳：「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拜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奉朝，詔可。」唐書卷一百七十二晁補之舊唐書論：「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

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

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而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雞肋集卷四十五

(四)與吐蕃使議事。舊唐書吐蕃傳：「元和五年五月，遣使論思耶熱來朝，并歸鄭叔矩路

泌之柩。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泌，平涼之盟陷焉。凡二十餘年，竟不屈節，因歿於蕃中，至

是請和，故歸之。六月，命宰相杜佑等與吐蕃使議事中書令廳，且言歸我秦原安樂州地。七月，遣鴻

臚少卿攝御史中丞李銘爲入蕃使，丹王府長史兼侍御史吳暈副之。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貢不

絕。」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下唐書吐蕃傳：「元和五年，虜以論思耶熱入謝，且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因言願歸

秦原安樂州，詔宰相杜佑等與議中書。論思耶熱拜於廷，佑答拜堂上。復以鴻臚少卿李銛丹王府

長史吳暈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互市，詔可。」唐書卷一百十六蓋佑以一時耆望，故以見外

史也。

(五) 裴瑄進德宗實錄

舊唐書憲宗本紀：

「元和五年十月，庚辰，宰相裴瑄進所撰德宗實

錄五十卷，賜珣錦綵三百匹，銀器等，史官蔣、父、韋處厚等頒賜有差。

舊唐書卷十四 唐書藝文志史部：「德

宗實錄五十卷，蔣、父、樊紳、林寶、韋處厚，獨孤郁撰，裴瑄監修。

唐書卷五十八 舊唐書蔣、父、傳：「父，史官吳

競之外孫，以外舍審墳史，幼便記覽不倦。爲祕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尋奉詔與獨孤郁、韋處厚同

修德宗實錄，五年書成，奏御，以功拜右諫議大夫。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又韋處厚傳：「元和初，登進士第，

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祕書省校書郎裴瑄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兼史職，修德宗

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元和六年辛卯西元八七十七歲

(一) 爲司徒一月三朝謁 見前

(二) 劉夢得上杜司徒啓

劉夢得上杜司徒啓：「……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

誰哀，湯網雖疎，久而猶挂，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

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午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客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欷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里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況承慶宥，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葦，萬族咸悅，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略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翻方鍛，思重托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一子劉子自傳：「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劉夢得外集卷九舊唐書劉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舊唐書卷一百六十蓋夢得自元和元年出貶，至十年方歸，故云九年也。元年一度上書，是年復上啓，適佑以次年卒，終不得相見也。

(三) 李吉甫監修國史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六年正月庚申，以淮南節度使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趙國公李吉甫復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舊唐書卷四十四

元和七年壬辰西元八二二七十八歲

(一) 六月以太保致仕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七年六月癸巳，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

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杜佑爲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佑累表

懇請故也。

舊唐書卷十五

唐書憲宗本紀

「元和七年六月癸巳，杜佑罷。」

唐書卷七

宰相表

「元和七年

壬辰六月癸巳，佑爲太保致仕。」

唐書卷六十三

又本傳

「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大

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唐會要崇獎

「元和七年六月，以平章事

杜佑爲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朝朔望，春日遣中使就宅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文。以佑前後懇請

休退，遂有優賜。」

唐會要卷五十三

舊唐書本傳

「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

不獲已許之。詔曰：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己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兼冲讓

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旣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尙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

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佑，

巖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學強記，知歷代沿

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

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

也。朕纘承丕業，恩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伸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
休閑，已而復來，星霜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著艾以求其退，君有
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
保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賜
絹五百匹，錢五百千。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宋徐度云：「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余
嘗於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意在筆先，筆絕意在爲佳耳。筆勢縱逸，有如飛動，
紙尾時年七十八。字又見有少時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詳備，如禹本
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李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
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正此類爾。」御掃編中則可見杜公家居之生活，及
其幼年爲學致力之勤矣。

(二)十一月卒諡安簡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七年辛未，太保致仕杜佑卒。」

舊唐書卷十五又

本傳：「其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諡曰安簡。」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唐會要諡法：「安和好

不爭曰安，寬曰簡，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贈太傅杜佑。初太常博士柳應規諡佑忠簡。博士尉

遲汾又議曰，佑之寬容得衆，全和葆光，不病於物類，其能考終，得不爲寬容乎。和好不爭，自卑仕而極重任，一心於治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爲一德不懈乎。請諡爲安簡。」唐會要卷七十九及八十

(三) 故舊之哀悼

佑以元和七年十一月卒於長安安仁里，以次年春間歸葬於故里少陵原。其故舊禮部尙書權德輿爲作墓銘，又爲祭文，太子太保鄭餘慶，兵部尙書王昭，吏部侍郎楊於陵，戶部侍郎盧坦，刑部侍郎王播，禮部侍郎韋貫之等，俱相率致祭，以示哀悼，可見杜氏遺愛之深矣。茲錄其原文如次：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公墓誌銘并序

唐文粹卷六十八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於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

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主，王父愨，皇中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恆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總中蘇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政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綱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眞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總已，搢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闔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涖

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
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怨服義，
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爲時龜龍，公所樞柅，喜士容物，羣而不
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餒，不接
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觴罍引
滿，金絲合奏，時賢僑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囊，鄉耆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
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
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
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
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爲卿大
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廕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摧剝，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興
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詠平，五福叢滋，濟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厥樾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祭杜岐公文

文苑英華卷九百八十三

權德輿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三月甲寅朔二十八日辛巳，禮部尚書權德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保太傅岐國公之靈。集作伏惟體溫厚之氣，協休和之運，五常用仁，九德在寬，六朝

揚歷，三后相公。契作司徒，夷居太保，致位遂志，晏閑顯尊，極人倫之壽寵，備君上之恩禮。傳曰行道有福，詩曰求福不回，考祥視履，惟公是已。至若徜徉化元，保合太和，扶遵嘉會，將明利澤，漸漬於生民而隱於視聽者，可勝道哉！早辱招羣，仕纔初命，頃沐鴻休，職聯大任，周旋惠愛，僅三十年。集作三公府閔議，郊居盛集，滄溟活日之量，清廟理神之器，四教五福，明哲始終。語言風采，疑在十餘年。夢想變化，何可勝論？常日賓榻，今茲靈位；常日歡言，今茲聲淚；常日精爽，今茲魂氣；常日鳴

騶，今茲騎吹。永去昭代，言歸厚地。平生一樽，拜奠歔歔，尙饗！

祭杜佑太保文 文苑英華卷九百八十四

鄭餘慶等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四月癸未朔九日辛卯，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太_少保兼判太常

寺事鄭餘慶，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尙書王昭，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楊於陵，中大夫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朝議大夫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王播，朝議大夫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等，謹以清酌之奠，敬致祭於太保贈太傅杜公之靈。伏惟嶽峙毓德，台符炳靈，實啓邦傑，佐時文明，厚仁保和，待物推誠。夷道不隔，直心無營，紀釐羣官，參歷庶務，周旋四朝，出入三署，顧言慎行，道在忠恕，珪組外身，江河比度。始從郎位，職典邦賦，重人惜費，惠恕周布。建中之初，受命分符，報政長州，擁節番禺，趨俗蠻陬，是訓是濡。旣撫淮楚，遂荒隋都，時當徐方，倣擾爲虞，截河鑿流，擁滯邦輸。統以威重，簡於帝俞，鎮寧二境，並建雙旟，十萬羆虎，指麾風趨。任兼文武，志尙詩書，兵賦著典，郡政來蘇。學該地理，識究玄機，天寵載加，時間逾積。聿來登庸，作弼邦國，邦計攸掌，國機畢盡。永貞之際，宮闈祕隔，順皇沉疾，奸臣竊職，公聽羣位，總已夕惕，躬宣誥旨，捧授金冊。一人出震，

羣邪蕩滌，崇秩屬增，湛恩備賜。朝登劍履，樂侔金石，沐澣良辰，宴慰親客，朱輪紫綬，高盛赫奕。戒足思退，居高不危。國有大計，猶將來咨，才實不器，用皆適時。位極元老，守逾謙卑，靈壽方賜，懸車忽辭，冀期頤以遐保，遽樂往而哀隨。餘慶等早忝班行，嘗承顧盼，仰台庭以增欵，臨素車而申奠。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論曰：佑之學行，前史論之頗詳。唐書本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南部新書辛：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故人子弟也，佑見贊爲台丞，數彈劾，因事戒之。曰：僕有一言，爲大郎久計，他日少樹敵爲佳。穆深納之，由是稍霽其威。方漢胡廣，

然練達文采不及也。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儼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本傳：「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

和，而持身有術。爲政弘易，不尙儼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卽非所長。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在淮南時妻畢氏亡後，昇嬖妾李氏爲正室，封密國太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舊唐書卷

一百四十七王鳴盛謂：「方漢胡廣一句，舊無，寓貶於褒，甚佳。然云練達文采不及，則不確，佑練達何必

不如廣，而廣亦不作詩文，何云文采不及乎。」又謂：「杜佑妻死而以妾爲正，究寓小失，佑之大節

有虧，有母喪不去官耳。新舊書於此無識，而但疵其寵妾，何見之陋。十七史商榷卷九十良爲得之。至其治學，無稍貶辭，唐書本傳：「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侂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篇，房瑄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褒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舊唐書本傳：「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瑄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優詔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爲士君子所稱。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息，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而伏其博。設有疑誤，亦能質正。」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其篤學可知。然佑著述甚夥，而新舊唐書本傳但舉通典者，舉其要以概餘耳。自通典外，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傳記類有賓佐記一卷，子部法家有管氏指略二卷，雜家類有理道要訣十卷。唐書卷五十九宋史藝文志猶著錄之，則亦當代通行之書也。茲但述通典之內容及其價值如次：

(甲) 通典內容 直齋書錄解題：「通典二百卷，唐宰相京兆杜佑君卿撰。採五經羣史歷代沿革廢置羣士議論，迄於天寶，凡爲八門，曰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貞元中，表上之。李翰爲之序。初，劉秩爲政典三十五篇，佑以爲未盡，廣而成之。」書錄解題卷五郡齋讀書志：「先是，劉秩采經史，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敍載，世推該洽。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引然則通典一書，大致以政典爲藍本，不過增加新禮，略加擴充，另爲書耳。蘇東坡謂：「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東坡志林王鳴盛謂：「通典九門中，禮居其一，然禮共一百卷，自四十一卷起至一百五卷止，旣已歷敍吉嘉賓軍凶五禮矣，而於一百六卷以下至一百四十卷，共三十五卷，俱撮取大唐開元禮之文，鈔謄入之，仍以吉嘉賓軍凶爲次，何其繁複乎。旣以劉秩書爲藍本，乃自序中隻字不及，復襲取官書，攘爲己有，以佑之事力，撰集非難，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則此書之成，亦可云易也。」十七史商榷卷九十若佑者，誠可謂因人成事者矣。通典之作，意在於禮，全書八門，禮居其一耳，然其分量占全書之半，不但記禮儀而已，又爲禮議若

干卷，章實齋謂：「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敍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衷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文史通義 又謂：「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儀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迹泯者也。」文史通義外篇二

杜氏通典八門內汰其兵制一門，又刪去喪服之制，故六朝諸儒議禮之文，藉通典以傳者，多不見錄。蓋力求簡約，略無義例者焉。四庫總目政書類存目一

章實齋曰：「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

焉。

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

官禮，杜佑通典作焉。

通典本劉秩政典

合紀傳之互文，

紀傳之文互爲詳略

而編次總括乎荀袁，

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

皆易紀傳爲編年。

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

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做乎孔蕭，

孔道文苑百卷，蕭統文選三十卷。

昭明太

裴濟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

通志

或正編之的，

通鑑

或以典故爲紀綱，

通典

或以詞章存

文獻，

通選

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又曰：「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

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

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

上達於三王，典之所以名通也。」

文史通義釋通

此通典極好之釋名也。

其部次凡分八門，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兵刑，曰州郡，曰邊防。每門又各分子目。

蓋謂既富而教，故先食貨。行教化在設官，任官在審才，審才在精選舉，故選舉職官次焉。人才得而

治以理，乃興禮樂，故次禮次樂。教化墮，則用刑罰，故次兵次刑。設州郡分領，故次州郡，而終之以邊

防。蓋爲政治學說上整個的計劃書也。其通典自序：「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

理財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序，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墮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爲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卷禮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防末之，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通典一卷一則其命名編次，俱有深意，非漫無主張者矣。惟其分目，略有參差，李翰稱通典凡八門，自序亦然，舊唐書本傳則云九門，今本通典亦作九門，似分類有異。王鳴盛之解釋頗得其真。其說曰：「或疑翰作序時門類未定，後復廣之，故先後不同者非也。觀佑自序，以兵刑爲一，皆稱爲刑，與班史同。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故翰序言八門。今其細目，兵刑仍分爲二者，合之中又自分也。」十七卷商茲分列如次：邵亭知見傳本書目：「通典二百卷，明嘉靖戊戌方獻夫刻本，又嘉靖中李元昌刻本，增入諸儒議本殿本。平津館有至元丙戌刻，增入諸儒。」宋刻小字本。一舊本，明尙寶少卿李忠徹藏者，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市者以爲宋刻。蓋元明翻刻，明本有十行，行二十三字，比較李本，少錯字。」

附表六

通典分目表：魏鶴山題跋云全書爲文五十七萬有奇

食貨	十二卷	卷一至十二
選舉	六卷	卷十三至十八
職官	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四十
禮	一百卷	卷四十一至一百四十 <small>歷代沿革六十五卷 開元禮三十五卷</small>
樂	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七
兵	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二
刑	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
州郡	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邊防	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

通典篇目

至其剪裁，得失互見。四庫總目：「劉秩仿周官之法，摭拾百家，分門銓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爲未備，因廣其所闕，參益新禮，勒爲此書。所載上溯黃虞，訖於唐之天寶，肅代而後，間有沿革，亦

附載注中通典自序，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後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其中如食貨門之賦稅，載周官貢賦，而太宰所掌九貢之法失載。載北齊租調之法，河清三年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而露田之數失載，錢幣不載，陳永定元年制四柱錢法，權酤不載，後周權酒坊法，選舉門不載，齊明帝時制士人品第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復有五等法。考績不載，宋齊間治民之官，以三年六年爲小滿遷換法。職官門如周禮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掌平宮中之政，乃云中書舍人魏置。又隋書大業時改內史監爲內書監，乃僅云改內史侍郎爲內書侍郎。又集賢殿書院載梁有文德殿藏書，不知宋已有總明觀藏書之所。似此之類，未免間有挂漏。兵門所列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敗取之」爲二門，分「出其不意」擊其不備、「攻其不整」三門，未免稍涉繁冗。而火獸火鳥之類，尤近於戲劇。州郡門分九州以敘沿革，而信都郡冀州當屬兗而誤屬冀，又極詆水經及酈道元水經注爲僻書，詭誕不經，未免過當。邊防門所載，多數萬里外重譯方通之國，亦有僅傳其名，不通朝貢者，既不臨邊，亦無事於防，題曰邊防，名實亦舛。至於各門徵引尚書周官諸條，多存舊詁，如食貨門引尚書下土墳墟，注謂墟疎也，與孔疏所引說文黑剛土也，互異。又瑤琨篠簜注，篠竹箭，簜大竹，亦傳疏所未備。職官門

引周官太宰之屬有司會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注云，逆謂受也，受而鈎考之，可知得失多少，較賈公彥疏，頗爲明晰。似此之類，尤頗有補於經訓。四庫總目卷八十一王鳴盛謂：「佑以經學但可明道，非法制所垂，惟典禮爲關法制，欲撇去經學以伸己之通典……書中偶涉經處，每駁去古義，別創新說，所云輒肆荒虛誠爲億度者，佑每自蹈之。蓋唐中葉經學已亂，故俗多徇俗。」十七史商榷卷九十要亦未可厚非焉。

(乙) 通典價值

四庫總目：「通典博取五經羣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

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聞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四庫總目卷八十一乾隆帝謂：「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爲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己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爲類八，爲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據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網羅百代，兼總而條貫之，斯已勤矣。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訖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

國之良模矣。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爲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其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御製重刻通典序可謂能言其要矣。左補闕李翰爲序，最能闡其旨，讀者當可知其價值所在。其言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頹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

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理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通典序可謂推崇已極，無以加矣。章實齋曰：「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目，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志書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文史通義外篇一通典一書，全在切實用，舉歷代之典章制度有影響關係於後世者，揣其始末，爲有系統的敘述，且以個人之經驗，棄取得當，論摘中要，爲研究歷史政治等學之極佳資料也。既能融會貫通，條理分明，因果可見，不爲一斑，得窺其全，其體近於紀事本末，可以補紀傳編年之所不及，而佑實創之也。

通典一書，唐書藝文志歸諸子部類書類，與祖孝徵等修文殿御覽三百六、歐陽詢藝文類聚

卷一百張太素策府五百八等並列。李翰謂：「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

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

通典，非其倫也。」通典序不但此也，類書之作，大抵掇述故典，鮮有別識心裁，僅加獮祭而已，所謂便

於檢繙，無切宏用，通典之爲書也，則爲融會貫通之著作，「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

存景行」李翰序者也。惜當時人以類書目之，等於擗捨之文，良足扼腕，故李翰序文有「今之人賤

近而貴遠，昧微而覩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爲長太息也。」通典序至宋魏了翁跋通典云：「杜

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今，涵貫精粗，人習焉不察，例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做其書爲國朝通典，因

得以熟復絡帙。」鶴山大全集卷六十四蓋知之深者矣。四庫總目以鄭樵通志二百入別史類，通典與馬端

臨文獻通考三百四俱歸史部政書類，略示區別。後人每以三通並稱，而首推通典爲最有價值之

作。四庫總目：「宋鄭樵作通志，與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悉以通典爲藍本，然鄭多泛雜無歸，馬或詳

略失當，均不及是書之精核也。」四庫總目卷八十一乾隆帝謂：「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

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通典則佑自言微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刻重

通典序 雖爲折衷之論，要非確切之評。周中孚謂：「其書包括宏富，義例嚴整，繁不至冗，簡不至漏，爲

數典之淵海，雖三通並稱，終非通志通考所能及，其精核也。」鄭堂讀書記 卷二十九 曾滌生謂：「司馬子長

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入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

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聖哲畫象記序 可謂能見其

微。

通志之體，與通考略殊，固不具論，若杜馬之書，亦非可同日而語。章實齋曰：「六經皆史也，後

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

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

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文史通義 外篇一 又曰：

「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

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效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

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文史通義 外篇二梁啓超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

紀事而紀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

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中國新史學又曰：「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紀

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爲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

代爲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苟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

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

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其書「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

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議論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李

序此實史志著作之一進化也。其後元馬端臨倣之作文獻通考，雖篇目較繁備，徵引較雜博，然無

別識，無通裁。章學誠文史通義 評彼書評僅便緝檢而已。」又曰：「有通鑑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斷

代之不便，矯正過半矣。」中國歷史研究法良不虛也。是則杜氏通典實爲我國史學界開一新紀元，亦卽

其最大價值之所在焉。